

昧 暖

作 槐 家 何



行 印 司 公 刷 印 書 圖 友 良 海 上

1 9 3 3

一九三二，十，二十 付排

一九三三，一，一 初版

一九三三，六，一 二版

一九三四，十二，二十三 三版

1——— 2000

2001——— 4000

4001——— 6000

必翻所版
究印有權

角九洋大售實

序

寫文章的困苦，盡人皆知；明知苦，却仍然不能住筆，原是不不得已的事。我文章寫得不多，又因生活忙，無心細寫，自己實在不滿自己的作品；明知要獻醜，却還是交去付印，任人笑罵，也可以說是不不得已的事。現在書快出版了，家璧說最好寫篇自序，但我實在不願在這無可奈何中自吹自讚，自謙自抑——我最不慣那一套！我只想借這方寸地謝謝我的師友劉海粟，邵洵美，沈從文，趙景深，顧仲彝，徐轉蓬，以及已故的徐志摩，因為他們不是多方鼓勵我，就是極力幫忙我的人，我無論如何不能忘懷！所收的文章，曾刊登新月，小說月報，金屋，文藝月刊，這一點我想不妨附帶聲明。這集子原想獻給三個陰靈：志摩，我的小姨母，和我那位可憐短命的亡母。但現在，爲了心境和季候，轉變的我，覺得還是轉奉生人的好——淑蘭實在該受我這點可笑的「秀才人情」。

二十一年秋，暨南大學。

貓	一
湖上	四一
牙痛	六七
侏儒	八五
夢醒的時候	一一一
梨	一三五
山谷之夜	一六四
曖昧	一八六

妻愛貓。

她說貓的溫柔就像未出嫁的姑娘；馴善就像喪了子的老婦；捕鼠時候的颯強，又像希臘古神話裏的英雄。蹲在你的膝上，或者睡在你的懷裏，猶如一個心愛的兒，使你感着滿是愛，滿是痛的甜蜜。那股不可抗拒的體熱，從它絨絹一樣的毛裏，傳到你的身上，就會使你感到擁抱着情人一樣的溫軟。你撫摩，它就俯伏着不動；你逗，它就在你懷裏跳着玩。如果你偶不留心，它就像個孩子似的溜到地上，眯着眼，挺着鬚，笑似的向你望

。它既不像家犬一樣蠢，又不像野兔一樣滑。忠誠，機警，那樣的伶俐，美麗，不叫你不歡喜。

妻愛它就愛得要命，簡直勝過於愛我。但我卻極端的厭，恨不得殺盡天下的貓，絕它的種。因為在過去，它分去妻給我的愛；到如今，又增加我一段痛苦的回憶。

是去年深秋的一個下午，我們家裏忽然來了一位客。

他是我的老友，中學時代的舊知交。他新從杭州來，就在附近的僅海女校教書。學校離我家不遠，橫過狄威路，再轉幾個灣，就可以看見灰黑色的校門了。

那時我們住在福恩路，地方很寂寞。一條光滑如砥的馬路，在瘦葉扶疏的桐蔭下，迤邐到遠處。因為偏僻，不熱鬧，車馬的喧聲真是難得聽見

。一切很靜穆。很優閑，就連帶笠帽，穿號衣的清道夫，也似乎很懶散的，在跟着垃圾車慢慢的走。

我們初到這裏，很生疏。終天幽閉在家裏，鬱悶得要命。親友既遠隔天涯；是近鄰，又都不相往來。大門靜悄悄的，像在做着噩夢。除了舖婦以外，一天簡直沒有第二個人進出。

我賦閑，妻也找不到事做。沒有地方走。缺朋友談天，實在怪難受。尤其是妻，她原是好動的，還有孩子氣的女子。她活潑，強健，喜歡交際。一整天的說，笑，跳。她整個的生命就是韻，就是音律。因此這種孤寂的生活，她怎麼也過不下去。過一天，就像過一年，整天悶坐在房裏，望着狹窄的天，飄忽的雲，就像這種生活永遠不會窮盡一樣的憂鬱。

「悶，悶，悶！」她每天總是這樣重複着叫。每說一句話，嘆一聲氣

，她那哀愁的眼光，總是很嚴重的落上我的面，那眼光，含着勉強遏抑住的恨，怒，彷彿完全是我害了她的一樣。

「有什麼辦法呢？乖！」我總是遲疑着說，好像怕她譴責似的。

「但是這種生活，是永無窮盡的麼？」她失望的問。

「請不要傻，我們就搬家的。」我總是這樣說，叫她不要傻。但是看到她那戚然寡歡的神態，又覺得自己的話是謊了。

因為生活這樣枯，一時又無力捨棄，所以朋友的突然來訪，確使我們很驚喜。彷彿一羣久困囹圄的囚徒忽然會見了親友，我們幾乎疑心這是夢。

我們儘量笑，儘量談，絮絮休休的，不時的握手，像久別的兄弟，我

們一味說着親熱話，想出各種方法，鬧着玩，尤其是妻，好像格外的快樂，她忙碌地穿來穿去，吩咐傭婦買這樣，買那樣；想了又想，彷彿要搜羅到所有的珍品。恐怕年老的傭婦不懂事，記性差，於是使着嗓，叮囑又叮囑——她那亮澈的聲音，在馬路上都可清晰的聽到。

她嫌傭婦髒，親自在廚房裏烹調。刀叉的響聲，葱的氣息，油的怪味，散佈了各處。鐘在鏗闐地走，落日鍍金了客廳裏所有的陳設。烏油的桌椅上，錯雜着五彩斑斕的暈光。一種悠遠深邃的情調，使人想起了古代的鄉村。

「來，請爲我們多年不見的老友乾盡一杯！」我微笑向妻，雙手擎着銀色的酒盃。

「是的，戈琪君！以後我們是鄰居了，請爲我們以後的交誼乾盡這一

杯！」妻向戈琪笑，慇懃的勸酒。看見戈琪遲遲不舉杯，似乎很着急。久已消失了的紅暈，升上了她的腮。眼裏閃耀着幸福的光芒，很嫵媚。那種似有意又似無意的微笑，確是迷人。

「謝謝。」素性沉默的戈琪，還是以前一樣的不願多說話。他無聲的乾盡一杯，臉上浮着笑。

「你還不會變！」我看着他說。

「不會變？」他像不信這是實話。

「不過稍微老了一點——」我再舉起酒杯，望着他，想在他的臉上找出一點與前不同的標記。但是除了新添的幾條皺紋以外，簡直找不出什麼。圓睜睜的眼，還是那樣有力；微微向上的鼻孔，直豎的雙耳，短而硬的鬚鬚，還是九年前一樣——像一張貓臉。他的聲音，也還是那樣沉濁，雄

健，斷續不連。像隻貓的聲音。他的性情，也還是貓一樣的溫馴，貓一樣的柔弱。

我們的分離已經好多年了，不但未曾多見面，就是通信也是很少機會的。從幾次短訊中，我知道他自離校以後，做過教員，當過兵，在家賦過幾個月的閒。因為朋友的介紹，他曾權充某小報的編輯。據他自己說，那時他只有月薪十五元，而且伙食住宿都要自理的。因為不備稿費，投稿者寥寥，大半文章還得親自動筆。——真倒霉。——他有次來信說，「捧碎腦，嘔盡血，自己編，自己做，還得自己付印。兼門房。兼打雜，一天簡直忙得發咒。——但是所得的報酬卻只是疲勞，困倦，絕望和失意而已……」

在這種生活中，他也居然住上了一年。直到現在，他纔重新獻身於教育。據說他的離開報館，還是因為報的銷路落，生活程度高。經理先生說

要給他減薪，補一點虧損。因此，他實在沒有再住下去的可能了。……

「從此，我又要開始念經吃素的生活了。」他苦笑，「那種不自然的笑，多奇異！它能給你軟，給你酸，彷彿吃了醋溜魚。只有還未離校的時候，我是時常看見這種苦笑的。那時他也這樣的冷靜，這樣的沉默。整天枯坐書齋中，像在念書，又像在沉思，其實誰能知道他在做些什麼呢。他快樂的時候很少，我們卻很喜歡吵，喜歡鬧，整天想尋開心。『你看，他那付冷峻的神氣！』我有時耐不住他的沉默，故意對人這樣說。聲音很響亮，意思是叫他聽見，但他卻裝着像不理的樣子，一味的苦笑。」

「但是，我們以前不是很羨慕教書匠的麼？」我說，記起了我們以前熱中於教員生活的事。

那時候，我們全是傻全是蠢，一點不明白社會的情形，只是一味的空

想，你大約還記得，我們那時候以爲：教書是愉快，自由，神聖而且廉潔。我們幻想着幸逢女校，還可以同女生發生幾件豔麗的羅曼司。但是現在——他又苦笑了，我卻沉默着不答。他是從不會說過這樣多的話，顯然是給教書的苦味所激動了。

「我求求你們，不要說這種乏味的話。」——妻一面說，一面高擎起酒盃，「戈琪君！請再乾盡這一杯！」

我們聽到她的說話，也就竭力的振作精神。於是一陣熱烈的碰杯聲，在沉沉的夜氣中蕩漾到各處。

客廳上開亮了電燈，水綠色的燈光下妻在彈着愉快的鋼琴。

二

從那天以後，他就差不多天天來了。開始那幾天，我們似乎還有一層

隔膜，於接待中，還不免攙雜些虛偽的客套。但是過了不久，我們就恢復了求學時代的親密，妻也很熱誠的歡迎他來。他也似乎很快樂，雖然還是以前一樣的沉默，但是那層憂鬱的面容，卻已經完全消失了。

他一來，總是照例的坐在窗前。進門的時候，他總是照例的半天不說話。沒有寒暄，也沒有問好。靜默了一會，然後慢慢的擡起頭來，照例的說一句：

「爲什麼這樣沉悶呢？」

他說這句話，像是不得已似的，並不希望有人回答。

「我想聽一次鋼琴。」他接着他就照例的要求妻彈琴。有幾次，妻雖很疲倦，想拒絕，但是看到他那懇切的面色，又不得不在鋼琴的面前坐下了。

熱情麻木了疲 倦，

戀愛充實了空 虛；

人們只有找到愛

纔算不是空過一世。

妻總是照例的彈着同樣的歌，他也愛聽這隻同樣的調子。那種愉快的琴聲，彷彿很使他感動。他惘然地站在妻的背後，兩眼無神的望着琴譜。

因為我們摸到他的脾氣，了解他的性情，所以他來也好；去也好；說話好，不說話也是一樣。他坐在窗前，無聊地翻書，或者注視着在窗外過往的浮雲。我們卻照舊的做着工作，彷彿沒有他在房裏一樣。四周很靜寂，只有蕭蕭的落葉聲可以聽見。他這樣的默坐了一會。好像覺得沉悶，總是坐不到半點鐘，就匆匆的出去了。

「出去玩玩罷。」有一天，他撚着短髭說，「我覺得很悶！」

「你請的是那一個？」我笑着問。

「你們兩位。」

「但是我的稿還不會磨好，」我說，「這篇東西今天是要付郵的。」

「那末密賽司金呢？」他苦笑着問妻。

「我麼？」妻沉吟着說，看一看他的臉。「自然可以奉陪。」看她的神氣，顯然是勉強答應的。

「謝謝。」他很有禮的向妻鞠了一躬。

妻臉紅紅的，笑着向我說了一聲「再會。」

我惘然地聽他們走下了樓。

從此，他就每天要妻出去散步。妻呢，也是有可無不可的跟着出去。

他們走的並不遠，大約就在附近馬路上打了一個圈子。我每次計算，沒有寫上三百稿，他們就手挽手的回來了。他們的態度，真是出我意外的親密。每次走進走出，總是夫婦一樣的手握手，肩並肩的。我懊惱妻太放蕩，太浪漫，在一個丈夫的朋友面前，我覺得是不應該這樣過分親密的。戈琪的愉快，也是增加我的疑慮的原因。他出去的時候，好像很抑鬱；但是經過一次走，卻像枯了的野菊重蘇的一樣，精神頓覺蓬勃得像個小孩。他雖然還是同樣的鎮靜，同樣的沉默，可是從那掩不住的笑容看來，他的心裏是在激動着愉快的狂潮的。

一天氣多美麗！同妻散步回來，不論天晴或陰雨，他總是這樣的讚嘆着說。在這短短的感嘆語中，可以看到那不可遏抑的熱情。

『不，天氣並不見得好呢？』我反對說，差不多是故意的。他照例的

說好，我就照例的說壞。我自己也很驚異，看見他那樣快樂，心裏就覺得十分不快。雖然他們散步的時間並不長，走的地方並不遠，但是他們出去的次數多了，我總覺得有發生曖昧事的可能。——或者——在偏僻的小街裏——我時常這樣想，但立刻又給自己對於妻的信任否認了。的確，妻是貞潔的。她對自己的愛情，還同結婚前一樣的專摯。——結婚是愛情的墳墓，——這句話微之我們的歷史，是不正確的。——難道爲了一個新交的朋友，她會犧牲了對於自己的忠實麼？——我這樣自問，又即刻給自己寬解，——這是無論如何不會的，簡直是不可能！……

我明咒我自己的多疑，最窄，心地不光明，而且頭腦腐舊。——但是人——我又時常這樣想——多半是靠不住的。誰能永遠保證自己的愛妻？那個女人不是水性楊花的？而且那個寡言的戈琪，未必不是貌誠心奸的痞子

罷？……」因此，怎麼也擺脫不掉在我心目中日漸滋長起來的猜疑。我覺得妻對我疏遠了，不然爲什麼天天同他出去散步呢？怪不得這幾天來，她時常嗚我的氣：姑息一隻貓，任憑它打翻我的墨水瓶，喔，這可不是她變心了的證據麼？而且她愈愛打扮了，花枝招展的，裝飾得像個未嫁的姑娘。不燒飯，也不煮菜。洗衣服，更休想她來動手。如果這不是她變心的象徵，豈不怪？她整天望着窗外，似乎在等着他。他一來，她的舉止就活潑了，話語就響亮了，態度就柔嫩了，鋼琴的聲音也似乎更其嬌媚了，嚙，這可不是又是一種證據？「這定是——」我時常給自己下判語，「一個棄夫如遺的蕩婦！」這樣想時，我就會不自覺的打起寒慄。因此我恨妄真是出於意外的澈骨了，這種心理上的變化，着實使我自己吃驚。

我想搥妻的頭，擰她的腿，而且踏扁她的嘴。

「你這畜生！」有時我覺得無所發洩，總是借貓出氣。

「它好好的蹲在那兒，可曾侵犯到你？」妻看我無故打貓，就出來說話。的確，貓是她的生命，她靈魂的殿堂。我們有時偶爾不稱心，動不動就口角。妻生氣，我也生氣，大家弄得難為情。但是她對貓，真是愛護得無微不至的，天天替它洗澡，修鬚，而且不時的替它搔癢。她總是笑着對我重覆的說，「貓是最伶俐的動物，它給你的儘是安慰，儘是溫柔。」說這話時，她總是很驕傲，撫摩着睡在懷裏的白貓，像有無限的光榮。只要有人觸一觸貓尾或是貓背，她就會出來干涉。她每夜總是帶着貓兒睡，唱着催眠歌，很親暱的喊着「小寶寶」。她整天的找貓，防走失；而且逢人便稱讚，好像怕人忘了她有這樣一隻貓。唉唉，你又照例的來那一套——我不知怎樣的，那時雖不十分厭惡貓，但是那種千篇一律的讚語，實

在引起我的不快。『它是你的丈夫不是？』有時我這樣問，她的眼淚就很快地流下來了。

它不時打翻墨水瓶，妨害我的工作！我總是這樣的替自己辯護，妻愈想助貓，我就愈要打貓。貓受了痛，照例總是嗥的一聲，跳出門外不見了。

『你這很心鬼！』妻指着罵，連忙跑去找貓。看它那種垂頭喪氣的神氣，她的芳心似乎痛惜得碎了。

『由不得你罵！』我憤然地拍着書桌，『你去叫『貓』來！』

『叫貓？這是什麼意思？』妻疑惑的問，『貓不是臥在我的懷裏麼？』

『不是這隻真的——』我搖着手。

『是假貓？』妻駭然了。

——是那個像貓的——像貓的——我躊躇着說，覺得這是太忍心了。妻是神經過敏的女人，一定懂得我的話。在我家進出的，除了戈琪以外，還有那個呢？而且在平時，我彷彿記得已經對妻說過戈琪像貓一類的話了。

——我已經懂得，你是疑心到戈琪——妻果然懂得我的話，淚泣着，恨恨的抱貓出去。看她那種苦惱的樣子，我又不禁後悔自己不該這樣魯莽。他們出去散幾次步，原是極平常的事。就是手握手，肩並肩，也是毫不奇怪的。而且戈琪每次出去玩，總是照例的邀我一回去。自己拒絕，又自己懷疑，啊，你這自私的男人。

我們時常這樣吵，這樣鬧。感情的裂痕，終於不可收拾的爆發了。

那是一個宿雪初霽的冬晚。我們因為覺得悶，散步到附近的墓地裏去

那裏陽光正照着雪地裏的枯楊，有水從枝上滴下。白色的十字架，石牆，墓門，以及埋在亂石中的墓碑，都在金色的交錯中，鑲着銀色的絹邊。草地上的雪，還不會完全溶解，我們的腳下發出雪塊碎了的聲音。

「太太，你有信。」傭婦匆匆的跑來，匆匆的遞過信，又匆匆的跑的回去了。

「是那兒來的？」我無意的問。

「表妹。」

「可以給我看看麼？」我問這句話時，覺得我們只是泛泛之交一樣。

「自然可以，不過……」妻遲疑的說。

「不過什麼？」

「要等我看完了以後……」

「這又是什麼意思？」我明知是她表妹的來信，因為我認得她的筆跡。但是爲了某種緣故，我卻故意的加上一句，「莫非是『貓』的消息？」

「……」她在看信，不曾注意我的話。

「這畜生！」看見她不答，我又憤憤地打貓。這時貓正蹲在她的身旁，睜着那雙圓眼，對着浮雲望。

「給我滾！」我踢貓，拉住它的尾巴，在雪地裏倒拖，這時她已憤怒得不能再忍耐了。

「它又侵犯不到你，」她的臉色都變了，「我真不明白你爲什麼這樣的厭惡貓！」

「因爲你愛它勝過於愛我。」我明知自己的話沒有理由，卻還是說：「請你自己想想。」

「她哽咽着說，『難道我會愛貓勝過於愛人？』」

『但我並不是說——』我吞吐着說。

『那末你所說的是——？』妻摸不着頭腦，懷喪的問。顯然的，她已忘掉前幾次的口角了。

『是那位像貓的——』我手不隨心的，指着僑海女校的那面。那個貓聲音，貓臉，而且貓性情的戈琪，立刻電影般的浮現在我的眼前。

『哦，你還是疑心到我們。』妻突然站起來說，一個水綠色的信封落在她的脚下。『我真不知道你的居心何在，我們不是已經好久不會出去了麼？』

『有什麼不明白？你自己倒給情熱昏迷了。』我執拗的說，『難道除了散步以外，你們就不曾有過別的——？』

『這只有天知道！』

「天知道？好巧妙的飾辭！那種手挽手，肩並肩的情形，請你自己想想，多刺眼！」

「好，你既這樣的懷疑我們——」妻鎮靜自己，「你的眼光竟是這樣淺，心地竟是這樣窄，很抱憾的，以前我竟一點也不知道！你懷疑我們已經好久了，就是替我自己辯白，我知道也是無用。我早已知道，你已漸漸的厭棄我了。因為一個正熱中於妻的丈夫，無論怎樣不會無故疑心到她的貞潔的。」

妻的態度突然變成這樣鎮靜，頗使我驚異，她的頭髮散披在腦後，晶瑩的淚珠隱在她的眼角，欲流不流。那種不勝憂傷的姿態，又使我不勝憐惜。我想跑過去，抱着她痛吻一陣。但是固執的自尊心，怎麼也不允許我這樣做。我覺得在妻的面前認錯，是很羞辱的一件事。雖然知道這是虛偽，

這是道學氣太重，但是要我向妻低首下心，怎麼也是做不到的，而且同妻鬧翻的事情，已經司空見慣了。我是始終相信：婦人是眼淚一乾就會眉開眼笑的。

「那你打算怎樣辦？」我冷笑。

「馬上離開你。」

「離開我？」我又冷笑。

「當然。」妻堅決的答。

「那你預備那裏去？可是『貓』那裏——」看見她那堅決的樣子，似乎受了委屈，憤怒又不自覺的向上我的心頭。那個貓臉貓聲音的戈琪，又像電影般的在我的眼前浮動。一這是一個貌誠心險的痞子！我憤憤地想。而且我給自己決定，他們在散步的時候，一定有過什麼不可語人的，曖

昧的行動。

「可是到「貓」那裏去了？」我又逼着問。

「……」她不答，很悲傷的旋轉身去，只吸了一枝煙的功夫，她已默默地獨自離開。桌地。她那寬敞的皮氈，漸漸的消失在遠處。

我料定她是回家去的，一點也不着急，站起身，像勝利似的嘆了一口氣。

果然，她已先到家，一看見我，似乎不好意思，連忙臉紅紅的跑上樓去。我看見她那倉皇害羞的神情，不覺得意的笑了。

我優閑地坐在自己的房裏，優閑地吸着捲煙。成圈的煙影，似乎幻出了不少形形色色的貓臉。唧唧的吸煙聲，催眠着我，使我就是這樣優閑地入了睡，而且優閑地做了夢。

第二天清早，我起來很寔。這時已是上午十點鐘，門外可以聽到刷馬桶的聲音。

我走過她的房間，聽聽沒有一點聲息，我以為她睡熟了，窺進門縫低聲的喊：

「曼娜，已是起來的時候了。」我叫得很粗聲，幾乎疑心自己又是發怒了。我覺得對妻太溫柔，是有損自己的自尊心的。

房裏沒有答應。

「好大的脾氣！難道昨天的氣還不會全消？」我以為她在撒懶，故意同我賭氣。

但是房裏還是沒有答應。除了自己粗啞的聲音外，四周很靜寂。

我覺得奇怪，一種笨重的預感壓上我的心头。我推門進去，立刻盤住

了。房裏很凌亂。牀上已經沒有紋帳，空空洞洞的，除了一些碎紙片以外，簡直沒有留下什麼東西。

「難道真的走了？」我疑心這只是一個玩笑，決不是真實。難道同居了這麼久的夫婦，因了這次毫無意義的口角，就會這樣簡單的，平淡的，毫不留痕跡的分散了麼？」

我捶着胸，蹣跚着腳，想在什麼地方，找出一點她真的已經走了的證據，但是沒有，一點痕迹也沒有。她走的時候好像很匆忙，連寫條子的功夫都沒有。但是房裏的東西收拾得很乾淨，又顯見她臨走是很從容的。「她不願意使我曉得！」我自語着，在房裏踱來踱去，思想很亂，沒有一點頭緒。我彷彿聽見貓叫，以及妻撫慰貓的柔聲。悲哀像冰塊似的，從我的喉間，一直落到我的肚裏，漸漸的溶解，又漸漸的凝凍。

「一定是到戈琪那裏去了？」我堅決的想。我似乎視眼看見她走進海女校，不一會，他們就叉手挽手，肩並肩的走出校門，向不可知的方向跑去了。「他們一定已經離開這裏！」我一面想，一面瘋狂地吸着香煙。那個貓聲音貓臉而且貓性情的戈琪，總是幻影般的留在我的眼前。「這畜生！」我憤怒地伸出拳去，好像一拳打中他的胸。并且還聽到他的呼聲。但是仔細一看，卻只打着自己的腿，白晰的皮膚頓時起了一塊紅疤。

我苦笑着，在心裏嘲弄着自己。

「王媽！」我忽然想起王媽，於是喊着她，想問她一點關於妻的事。半天沒有答應。

「王媽，王媽，王媽！」我連聲叫，這纔聽見一聲微弱的疲音，「喫來了。」

「快。」我喊，但是王媽還不見出來。

「你還睡在這裏？懶豬！」我憤怒地跑到她的房門前，看見她還在那裏舖被。這真是火上添油，我恨不得用隨便什麼東西，猛力地打她一下。

「先生！你得原諒我纔是！」王媽苦笑着求情，眼睛似乎浮腫着。看她那樣的沒有精神，好像還想睡。

「你說什麼？」我驚異地問。

「我昨夜幫了太太一夜忙，到得今天東方發白纔睡了的。」她說着，從口袋裏取出一張皺縮了的字條，「這是太太叫我給你的，她說她到親戚家裏去，什麼事情都寫得有，無須我傳話。」

「就是這樣？」我覺得事情太簡單。

「是，先生！」王媽看見我在看條子。爲了暫避我的怒鋒，一溜煙跑

去糞柴了。

條子上寫的很簡單，但這短短的幾句話已很夠使我流淚了：

「我們的一切都已完了。」

「但我並不怨你，因為使得我們決裂的，並不是你，也不是我，更不是你那可憐的朋友戈琪。我們的幸福，完全是給「猜疑」破壞了的。因為我們相互間的「愛」，漸漸的因為猜疑而變成「恨」，變成「妒」，因此我們不能不忍痛的訣別了。或許因為這一別，我們會在悔恨中互相了解的。因此我的走，完全是為保全我們過去值得紀念的幾頁……」

「啊，我們總於訣別了，請你忘了一切罷——你的曼娜。」

三

幾個月的光陰過去了。

妻走後的幾個星期，我是差不多發瘋了。一個人整天的坐在客廳裏，無可奈何的吸着紙煙。看到那種虛飄飄的，不着邊際的煙影，一種空虛的感念，就會螺旋似的釘上我的心頭，冰塊似的冷了我的手足，終至苦酒似的麻醉了我的思想。在那個時期以內，我是怎樣的厭惡我自己，怨恨我自己，恐怕沒有人會相信的。彷彿剛纔做了一場惡夢，一切夢裏的罪惡都要我來負擔。我想登報，去問滬女校的當局，但知道這都是無用。每天清早，我就像落了魂，失了魄的一樣，走到馬路上，盼她回來。但是那條空闊的大道，看去只是一線無窮盡的延長而已。

我最後纔發現，貓也不見了。一想起從此再也聽不到妻的歡笑，和貓的歡叫。我就覺得坐不安，睡不安的，很想不顧一切的大哭一頓。的確，這怎能怪她呢？她也有自己的人格，有自己的自尊心的一個女子，她怎

能任隨你的作踐，忍受你的冷嘲熱諷？我不時這樣的自譴，覺得弄成這樣的僵局，完全是自己一個人的罪過。一妻走了，朋友也走了，你這孤獨的男人啣！看你還能安然的生活下去不能？我捶自己的胸，擰自己的腿，恨不得把自己一頭撞死。

但是時間是能麻木人的感覺的，我自離開妻以後，居然已經孤寂地過了幾月。她在我的記憶裏，已經漸漸的褪色了。厭惡自己的情緒，再也不來痛苦我的心了，吃，睡，看，寫，馬馬虎虎的我又過了一天。倦怠的時候，我就跑馬路；馬路跑夠了我又靜下心來寫。我覺得沒有曼娜，也是同樣的能夠生活下去。我屏除一切思念，專心於材料的搜集，內容的結構，以及字句的推敲上。天天期待着的，只是編輯所裏的來信。我的願望變成更單純，任何事情都不足打動我的心。只有編輯所裏的來信，纔能使我快

樂或是憂鬱。我覺得自己的幸福：財產，名譽，以及第二個妻，都要靠那幾篇文稿決定的。

真的，我已完全的忘掉妻了。就是偶然的想起了她，也只如一陣白煙的飄過，絲毫不留痕迹。在我這個快已麻木了的心湖上，再也吹不起痛苦的漣漪。一想她幹麼？算她已經死了，葬了倒也乾淨。有時我竟這樣想。

但是有一天晚上，我正在謄寫文稿，忽然傭婦送來一封信。我滿以為是編輯所裏寄來的，那知拆開一看，卻是戈琪的筆迹。字跡很潦草，顯然是在精神不好時寫的。

「你不曉得，我是病得多利害！如今雖已好點，但是全癒之期卻還遙遠得很呢。」

「現在我請你來此一走，因為最近曼娜有信來，提起了你們口角的事

○
「我不能多寫信，這是醫生禁止的。我仍住在原校，功課有人代授——

——你的好友戈琪。」

「我不能信！——我雖然這樣說，事實上卻不能不信。」

飯也不吃，帶上帽，立刻就往僅海女校走。

戈琪的臥房，是在教員寢室的最後一列，窗子都敞開着。枯草的香氣，隨風飄了進來，使人感得很沉悶。

我一直走進他的房裏，就在臨窗的一把圈椅上坐下。

「戈琪！——我輕聲地叫，這時他正背着帳門睡。」

「哦，你來了麼？」他含糊的說，彷彿剛從睡夢中醒來似的。

我們緊緊的握着手，默然了良久。我注意他的容顏，憔悴了；他的頭髮，禿了；他的眼，已沒有貓眼那樣有神；他的聲音，也沒有貓叫那樣雄健了。可是他的性情，還是貓那樣的溫柔。他對於我的嘲弄，懷疑，像毫不介意，很親暱的握住我的手。

「你說曼娜有信來不是？——我含淚問。

「有的。」他從枕旁掏出一個信封，那纖美的手跡，一看我就曉得是曼娜的。

「我丈夫的朋友——不，我的朋友戈琪君！因為我已離開丈夫了，所以我不能借用丈夫的名義。其實，你也一樣的是我的朋友哪！」

「我們決裂的原因，是完全爲着你，但這決不是你的罪過，也不是我的不好，我們只不過很尋常的散了幾回步，我們可以互誓，相互間決沒有

什麼可恥的，曖昧的行爲。

「罪過的本身，是『猜疑』。因爲丈夫懷疑我的貞潔，時常冷嘲熱諷的逼我走。我也一時昏迷，懷疑丈夫另有鍾情，所以纔會這樣的無中生疑；因此他逼我走，我就走，啊，感情真是盲目的！我那時的貿然出走，還不是憑着一時的衝動？」

「離開丈夫後的痛苦，我不願多說。其實事已如此，多說也是無用的啊。」

「現在我担任着一隻小學校的功課，生活很枯寂。事情很渺，日唯娛貓以自遣。的確，貓是最堪憐愛的動物，它給你的『愛』，有時竟勝過情人們給你的一恨。而它於我，啊，更有另外的意義。因爲在它身上，我可以發現許多被我丈夫打傷了的疤痕。這傷痕，使我不時憶及那些可紀念

的往事。所以貓是我們恨的結晶，在這一方面，它給我的只是傷心。但在另一方面，因為恨的極端就是愛，所以它給我的，又是希望和追懷的交錯。

「你大約還在那裏服務罷？如果你還不曾離開，那末同我丈夫晤面的機會，想來總該有的，恐怕這個時候，他還在懷恨着你呢。」

「近來我很煩悶，因為我又不自禁的想起了他。但我卻不願見他，除非『恨』已轉成了『愛』的時候。」

「請爲你自己洗白，我寫這封短信的動機，就是爲此。」——你朋友的妻，不，你自己的朋友曼娜。——

我真的幾乎暈倒了。曼娜又在我的記憶裏蘇醒過來。一個夢影似的，她怎麼也不離開我的眼，我的腦。我似乎聽到她那柔弱的聲音，在撫慰着心愛的花貓。我們『恨』與『愛』的結晶。她似乎很憂鬱，很痛苦，那

粹清貧的教師生活，或許已經把那美貌年輕的太太，變成一個善愁多病的老教師了。我還看見那頭花白的雜貓，蹲在她的身旁，很憂傷地向她凝望。她的書房必定是很卑陋而且醜陋，她那些學生們必定是很頑皮而且愚蠢，同他日常接近的人們：校長，同事，以及學生們的家屬，一定也很腐敗而且可笑……她過的是怎樣的一種生活？這一種生活，究竟是誰給與的？是誰逼她走上這條路……我真的流下淚，更緊的握住戈琪的雙手。我追悔起一切，自譴自責的情緒燃燒起來，一些可紀念的往事：結婚前的戀愛，度蜜月時的浪漫，以及遷住到上海來以後的愉快，甜蜜，爭執，決裂，以至於分離，而致今日的後悔。……

「你想，我可以再見曼娜麼？」我無意識的問。

「那怎樣得知？她也並不會告訴我一些更詳細的事情！」

「但是，你難道只接到過這一封信？」我一問出，就覺得太孟浪了。
「怎麼？難道你還疑心我對你的誠實？」戈琪喘着氣說，語氣裏面含着怒意。

「這並不是說——」我吃吃的說不成話，覺得很不安。妻是沒有歸意的，否則爲什麼不附寫一個較明白的通信處呢？

「那末，我的好友！我告訴你。曼娜是不會同你再見面的了。」他看我沉默着不響，又喘着氣說，「請你平一平氣，告訴我爲什麼我是你們鬧翻的原因？」

「請你恕我，我親愛的好友！」我嗚嗚着說，「我們分離的原因，是因爲她不能忍受我給她的懷疑。懷疑你們每次散步的時候，有什麼！」

—

我不能再說下去了，溜出他的手，抓着帽子就走。

這時風正括得很大，黑雲在空中馳逐，是落雨前的光景。泥土很濕潤，各處已在透露出早春的氣息了。

我很懊喪地回到家裏，心很虛。好像很恐怖，怕戈琪從後面追來，要把決裂的經過說出底細。我狠命地關上門而且加上鎖。瘋狂似的跑上樓，坐在牀邊瘋狂地搓着雙手。

寫稿，謄稿，賣稿，前途的希望，意外的榮譽，第二個愛妻，……這些這些，在這一忽中，忽然都變成毫無意義了。

「咪——」當我正在踱來踱去的時候，忽然聽到一聲貓叫。我瘋狂地跳出臥室，滾下樓梯。啊，這是一種多麼熟悉的聲音！

我順着聲音走去，找了許多時，纔見一個花鉢上，蹲着一隻雄貓。它

是花白的，各部份都很像妻心愛的那隻。我跳着跑去，想把它緊緊的抱在懷裏，親他，吻他，問他主人的起居。但我一走近去，他就豎起尾巴逃走了。看他跳躍的樣子，我纔想起家裏那隻貓早已給妻帶走了。

「或許他正睡在妻的懷裏罷？」我嘆氣彷彿失了心的一樣，惘然地望着雄貓逃走的方向。

到了應該寫稿的時候，我還頹然地躺在大椅上，劇烈地想起那隻貓，愛貓的那個女人。

如今已經半年多了，妻的消息還是雲一樣的渺茫。一聽到貓叫，夢境似的追憶就會痛啣我的心。

湖 上

雨晴了。天色漸漸地退清，凝厚的黑雲，已經意興索然地紛散。澄澈的湖水，受夠了暴風雨的蹂躪，現出青蒼的，疲倦了似的神色。它再受不了什麼刺激，它已興奮得夠了。連對那僅能掀起一薄層漣漪的微風，都好象太軟弱了的一樣。遊客很少，公園裏的幾條坐椅，都給雨濕了。山影模糊，霧還不會全收，遠霧裏透出荷花的幽香。

這時我們正沿着湖邊緩步。我們要在，一點鐘以前，趕到岳墳。我們不能從容的流覽風景，我們有比雨後的湖山更明媚，更嬌翠，更醉人的約會。雖然我沒有把握，沒有得她的允許，不免使我感到了一點慌亂；但在這

樣美麗的天氣裏，去會一個心愛的女人遊湖，總是一件愉快的，激動人的樂事——不論這件羅曼司的進行是否順利。

我的同路人野莘，是個低身材，善言笑的青年。我們的年齡相仿，但我的外貌，却比他蒼老得多了。我容顏枯槁，身體衰弱，日常的一舉一動似乎都已僵化。我對付一個女人，老是顯得愚蠢而且可憐。我不會逢迎，不會取悅人，我簡直沒有一件事不是惹人發噁的。但是他，却是強健而且靈活，女人見了誰也抵抗不住他的誘惑。他在我舅父底下做過科員，後來升為科長，在一個大的公署裏，就算他臂膀最長，話語最靈。舅父什麼事都聽從他，簡直到了迷信的程度。就在這個時期裏，他看上了我的表妹曼仙，勾引她，使她未達成熟的年齡就墮入戀愛的瘋狂裏了。我的愛，剛好是她的表姊——我姨母的女兒雪雁。這時她們正在同一個學校裏念書，朝

夕相從，感情非常和睦。我同野華都是秘密的去幽會，因為我們的目的相同，所以我們纔能那樣毫無忌諱的同行。

他儘是談話，一路上儘是那樣的喋喋不休。他說我們在遊湖以後，最好合雇一輛汽車，在湖邊兜了一個圈子。他說他熟悉一家新開的汽車行，他去雇大約可以多打點折扣。他又說兜過了圈子，再喫次大菜，看夜戲，然後開一個旅館——最好是武林大旅社，因為那裏他可以掛眼。他暗示給我所有奢華的，安逸的，旖旎動人的幻夢。他約略的計算了一下，說每人祇要化上二三十元就可應付裕如了。但是我，雖然就在目前的幸福使我激動，但那一種好像命上註定要失望的預感，却使我煩惱。雪雁新從鄉下來，當然還免不了羞縮，免不了膽怯。而且她已訂過婚。她的未婚夫是我的表弟——就是我舅父的兒子，而我現在正寄食在他的家裏。這關係，當

然使她不敢怎樣大膽的接受我的挑撥。何況我從未向她公開表示，就是昨天那張約會的條子上，也祇有幾句模糊的，影射的話語。那短簡能否遞到還是疑問，就準之已經遞到，她看了以後是否願意，却更難說。

我懷着惴惴的心，跟在我同伴的後面，我的精神忽而緊張，忽而鬆懈；一時感到所有的幸福都已實現，但忽然所有的希望都消滅了，留下來無底的黑暗。我臨事老是這樣的懦弱，這樣的優柔寡斷，這樣的喜歡往絕望掃興方面想。走一步，慢一步，猶豫心情的增濃，竟使我隱約地感到一點兒恐怖。想到摩羅如果公然在他們的面前拒絕我的邀請，或者給她未婚夫偶然碰到的難堪，我幾乎想在半途覓回。像我這樣膽怯的，神經過敏的男子，不要說不能做什麼事，實在就連談戀愛都夠不上資格。

天色越來越明朗了。遠峯漸漸褪出了濃霧，遠在對岸的別墅，看去祇

像疏落落的白點。繫在柳樹下的畫舫，都紛紛的解纜了，綠波的深處頓時蕩漾着歌聲。那在晨霧裏聽來纏綿，黃昏時顯得悽厲的軍號聲，在這晴和的午後，却如此雄壯。

狼狽的心情漸漸平靜下去，我開始走得很快，野著幾乎趕不上。但是走到平湖秋月的時候，一看錶，已是一點多鐘了。我們在不知不覺間，已經誤過了時刻。一陣急，使我們得了莫大的勇氣，用長距離賽跑的方法代替緩步。我很少跑路，平日總是跑不到幾步就會喘氣；尤其是在去年大病後，就連較急的走路都覺困難。但現在，我却毫不放鬆的跟住他，不讓他先跑前一步。可是我的眼睛終於眩暈起來了，一條修長的馬路，彷彿變成了一些模糊的圈圈，路旁的沙礫，彷彿都在迸裂着火星。我的頭，也隨着沈重起來。我幾乎載不住軀體，若不是爲熱情所支持。我們有時碰到了

電柱，有時同黃包車夫掃了一個滿懷。聽了那些粗野的，無禮的咀咒，我們並不站定了鬥氣，因為實在沒有多餘的時間給我們在路上勾留。我們如果再不趕快跑，那她們會怎樣怨恨。怎樣的焦灼！

我的臉色灰白，喘不過氣來，拖着一雙腳就如拖着一具殭。人們很驚奇地看我，站在路崗上的警察，幾乎想禁止我們。我們其實都感到了絕命的疲乏，恨不得隨便倒在那裏休息一刻。祇要休息一刻。但是那湖水，湖風，溫暖的臂膀，親切的撫慰，以及武士式的矜誇，這一些憧憬是那樣的鼓舞着我們，終於使我們勉強地支持到底。當我們跑過西冷橋，看到岳墳的時候，我們真的禁不住歡呼。喘着氣，斷續地喊出我們的快樂。

但是還不到岳墳，我們忽然的一陣怔忡，一陣驚愕，因為我們看見她們正在白雲菴前雇車。

「怎麼——你們打算那裏去？」野莘失聲問。

「回家去。」

「回家去？怎麼你們全不記得那件事？」

「記得的，不過天曉得你們什麼時候會來！」曼仙似乎有點生氣。

「對不起——我們——不過現在總算趕到了，是不是？」他一面說，一面馬上退了黃包車，而且提議到她們的學校裏休息片刻。

他們並肩的在前面走，似乎有意的撇下了我同雪雁。但雪雁却不解這種意思，或許不願意這樣，老是不前不後的走在當中。她沈默地低着頭，顯出那樣莊重的，大方的態度，以致使我不大敢開口。就是偶然說幾句，但接着却是更難堪，更苦窘的沉默。他們却談得很高興，很歡暢。襯着那種親密的樣子，使我們的冷淡，變成更觸目。

盤算了半天，我胆怯地問道：

「學校到了嗎？」我記得這句話已經問過三四次了。

「就在那邊，你看，那些白房子。」

「學生很多罷？」

「還不上一百。」

「先生嚴厲嗎？」

「很寬鬆。」

「很寬鬆？」

「你以為寬鬆是不應該的——你以為？」

「並不是這個意思，不過你們的年齡還不及從前的高小生，你們都還

是些不大懂事的小寶寶呀！」

她不說話了，彷彿我的話衝撞了她。我爲什麼要說她們還是些小寶寶呢？她們不是已經懂得了戀愛，而且正在戀愛了嗎？我不論做事說話，老是帶幾分傻氣，不恰當而且好笑。難怪我向女人獻殷勤，結果老是失敗的。

校舍是經過粉飾的舊屋。緊鄰門房的，就是學生會客室。幾條櫈，一個桌，兩張學生團體的照片。滿壁都是蜘蛛網。磚石發霉的氣息，室寒我們的呼吸。女學校裏的房屋，會如此陰沈，如此簡陋，簡直難以使人相信。在我們過去經驗中的女學校，總是光明的，愉快的，到處都可以聽到她們的歌喉，和着嘹亮的琴聲。但那天，就連較動人的笑聲都不會聽到。我們去看了校園，校園是荒蕪的；去看了教室，教室是黑暗的；走進了飯廳，却祇見一些雜亂的飯桌。總之，這整個學校，實在給我們一整個壞印像。

「想到我們的心肝就在這裏面念書，就在這裏面作息，我們不免感到了一點懊惱。」

走到一條走廊的盡處，他們忽然不見了。他們的故意避開，我知道，是要給我一個邀請的機會。時間是短促的，我如果不快點下手，那這一次的冒險，又會毫無結果。

我抖擻精神，輕輕的問道：

「你樂意出去玩玩嗎？」

「那裏？」

「隨便——最好是湖上。」

「也好。」她的答應是勉強的，「請在這兒等一歇，我上樓換衣服去。」

她上樓去了。我的心是這樣急，但時間過的却是那樣慢。我站在走廊裏，看看來往的校役，唯恐他們來質問。有幾個女生走過我的身旁，露出奇怪的，探問的眼色。尤其使我放心不下的，是恐怕表弟也趁着假日來訪。雪雁。我等了又等，傾聽着，希望樓梯上有她的腳步聲。但四周始終沉寂着。我越等越急，越急越怕，唯恐也有心玩弄。想叫門房去喊，但那奸滑的老漢，却回說他不知道新生的宿舍號數。我自己又不敢跑上樓去找。因為女學校不比男學校。正在這個進退兩難的時候，他們臂挽臂的向我走來。

「你獨個兒在這裏幹嗎？」

「她上樓換衣服去了。」

「那末已經答應了？」

「答應是答應了。但她上樓去已經很久，曼仙！儘等在這裏我心慌，請你喊她下樓罷。」

終於她下來了。她改了服裝。她繫了一條黑裙，上面襯着天青色的短衫。一雙紅色的皮鞋，大約是新置的，擦得很光亮。我平日最喜歡女人穿着高跟鞋。那樣會使腳富於曲線，而且合於天然的節奏。我不喜歡少女穿着黑裙，那顯得老成，顯得村俗，那太像老太婆的裝束。但在她的身上，却顯得那樣樸素，那樣高雅。在都市裏的香豔中過久了，突然看到這樣潔素的打扮，彷彿吃一口清茶，我感到一陣涼爽。我注視着她，這鄉下姑娘會很迅速的變成這樣美麗，我微感驚異。她臉紅紅的走在我們中間，還是同以前一樣的避我，而且更緊貼的跟住曼仙。

「你爲什麼老是跟着我？」曼仙笑着問。

「她以爲我是蛇蝎呢。」我很快的插了一句嘴。——自以爲很聰明的，想逗她發笑。但她却蹙着眉額，一聲也不響。看她的樣子，我知道自己又把話說岔了。

走到湖邊的時候，野辛忽然問：

「四個人同船，還是兩兩分開？」

「這是怎麼講？我不懂爲什麼分開——」雪雁氣憤憤回答。

他不過隨便問問，以爲人少比較舒服點，請不要誤會有別的用意。

曼仙說得很委婉，她也就平下氣了。

船都蕩開了。沿岳墳一帶，祇剩下三四隻。船破舊，索價又貴，我們都遲疑不決。這時太陽已經轉西了，湖水上碎着一片陽光。天上無雲，清

朗的一望無際。因了陽光的蒸鬱，荷花的香氣，更來得馥郁。景色是這樣明媚，給她的冷淡陰沈下去了的心，這時又漸漸的熾狂起來。我滿望想出一個方法，使她願意同他們分離。湖水，湖風，溫暖的臂膀，親切的撫慰，以及武士式的誇誇，這些似乎已近實境的憧憬，這時更進一步的撼動我。我跑去買生菱，買牛藕，以爲水菓買來，她再也不好過拂人意了。那料我正要跑進水菓舖，忽然聽到雪雁喊我。

我驚奇地跑回來問道：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可以少買點水菓。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要先回家。」

「先回家？」

「我不回去家裏會掛慮。而且我有點頭痛，是的，有點兒頭痛。我不能奉陪了，所以我想你祇要買三個人的水菓。」

她說話時，現出很固執，很堅決的態度，雖然經過我們的苦勸，我們的哀懇，但她却一點也不遷就。她固執地抄直路，沒有一點轉灣的餘地。我們不知所措的凝視着她，苦悶地沈默着，不知應該怎樣纔能挽回她的心。這半途的碰壁，突來的掃興，使我慌亂了。一些慾望難堪的船夫，還不知趣的向我們糾纏。要我們多出一點價。他們喧鬧着，催促着，更使得我們失了主意。其實祇要她回心轉意，什麼價我不願出？

「我決計不去，你喜歡就同他們去罷。」

「這怎麼——怎麼可以？我們四個人出來，最好四個人同道去。」

『但我感不到一點興趣。』

「就會感到興趣的，」我說，彷彿又有希望了的一樣，「這樣涼爽的天氣，馬上會醫好你的頭痛。」

「但我已經決定了。」

『絕不能通融嗎？』我差不多哭了，「你如怕回家太遲，那我們就少玩一刻罷。」

「實在不能勉強。我這樣頹喪，使你們也會感到不歡的。」

「不，祇要你願去，無論如何我們會快活的，會快活的……」

我用袖口擦了擦眼淚，實在我不能再忍受失望的摧殘了。但她看了看我，好像鄙夷的樣子，說道：

「不論怎樣我都要回家。不過，你如願陪我。」她說得是那樣鎮靜

，那樣泰然，一句話都有一句話的力量。聽她說願意我陪她回家，我們都像重得了光明，頓時又活潑起來。於是我們決計分兩道——他們蕩船，我們却走路。在我臨走的時候，曼仙臉紅紅的，低聲向雪雁說道：

『如果你到我家裏，表姊！請代我說一聲謊。』

溫暖的，但不是熾熱的陽光，和暢地睡在東湖一帶的荷葉上面。荷花是紅的多，白的少。那蒙密的香，那鮮豔的色，使我們感到古怪的甜蜜。四面是一湖的碧，上下是一片空。遠處有鳥聲，因為太悠遠，太杳渺了，我們辨別不出是誰的歌唱。我們祇覺得一片諧和，一片宛如夢境裏的笙篔。公共汽車在前面疾馳。它那神奇的迅速，在這午後的蒼空下，似乎帶點兒慵騰，帶點兒醉態。呢，這是多愉快的，西湖的五月！

她在前面走着，那綽約娉婷的姿態，把我迷住了。她還是鎮定的，沉

默的，不大願說話。但在那沈默之中，我已看出她的眼睛漸漸地發亮，臉孔漸漸轉成微紅。她時常假裝看後景的樣子，看了我一眼。她的黑裙輕柔地飄蕩。身體的曲線，就是她不着高跟鞋，也很清楚地顯出了。那雙玲瓏的，纖美的天足，格外的使我銷魂。

——你爲什麼感到興趣？這樣柔媚的天氣！——

——他們的關係誰不知道？如果我們雜進去，你想，有什麼意味……——她動人地看我一眼，這一眼，使我壯起膽來了。

——那麼現在去。現在祇剩我們兩個……——

——現在去？——

——是的……這正是時候……——

——不可以。——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如果給他們看到，不要說我們的閒話嗎？」

「再不會碰到，這樣偌大的一個湖，我親愛的姑娘！」

她臉紅，我也臉紅了。我從未用過「親愛的」「三」字稱人。第一次喊出這一聲——這輕輕的一聲，甜蜜的滋味上着實混合了一點兒恐怖。

當我們走到了一帶深邃的，濃媚的樹蔭下，忽然聽到在背後的畫舫上起了一陣狗男女的竊竊聲：

「你看那一雙，一高一矮，多滑稽！」

接着是一陣狂笑，一陣難堪的，尖銳的狂笑。聽了這刻薄的譏刺，我的憤怒幾乎爆發了。這是如何的侮辱，如何的羞恥！我們實在是一高一矮，很滑稽；但這也是以他們這樣開心，這樣狂笑嗎？她的臉色蒼白，加

急了脚步，還回過頭來瞪我一眼。——表示她的難堪。她的確是不能忍耐的，這樣無故的受人嘲笑。——而這嘲笑的人，又是幾個無聊的，毫不相干的狗男女！

『你不覺得難過嗎？』她忽然問我。

『不難過，祇要你願意。』命令我一聲，就是爲了這個同他們去決鬥，拋了命，我也決不後悔的。『我說這話時，磨拳擦掌地，把手指弄得霍霍一響，好像真的要決一個雌雄。』

『那又何苦來。』她向我譬解，說同這種人計較，是不值得的。但她顯然又變得沈默了，而且愈走愈快，彷彿要立刻逃開那些狗男女的視線。我也感覺得不安，我實在太高大了。她雖然身材適中，但一走近我，就顯然矮得好笑。

我們默默地走到平湖秋月，我的希望又重蘇了。跚旗下已經這樣近，如不再請求一次，那麼所有的希望就會馬上消滅。

「雪雁！你允許我雇一隻小划子嗎？」

「做什麼？」

「到旗下已經很近了，我們可以雇一隻划子蕩過去，用不了多少時間的。」

她聽了我顫抖的聲音，祇一笑。過一會她纔說道：

「坐船怪討厭，我不慣。而且在旗下倘若給你的表弟碰見？……」

我極力想說明坐船並不慢，而且給表弟碰見，事情決不會這樣湊巧，但她絕對不聽從，搖搖頭，表示她是下了決心的。

「我坐黃包車回去。」她要我替她雇車。

「坐車不是薄船有趣得多嗎？」我乘機想再央求她一次，但她對於我的熱情，毫無憐憫；她不回答我的話，却自動的喊了一輛黃包車。

我的心沈下了，我最後的幻夢已經打破，我傷心地望她上車。她也並不向我說句溫柔話——這是我最後的妄念。

「你就這樣走了嗎？」

「你還要什麼呀！我實在什麼也不耐煩——厭人的沈悶！」

我沮喪地望着前面，好像望着一片空虛。想起正來的時候經過此地，是那樣的興奮，那樣的熱烈；但現在，却所有的情景，彷彿都掩上了一層黑暗。野荳和曼仙，這時他們在三潭印月，也許還是在湖心亭？想起他們並坐在船梢調情，我覺得一陣自傷，一陣妒羨。

但是，天下不幸事老是雙行。當她正要向我忍心告別的時候，我們忽

然聽到了一聲呼喊，從剛剛停在附近的一輛公共汽身上發出。

「雪雁！你上那裏去？」我聽出是表弟的聲音，不禁打了一個冷戰。
「回家去。」

「那是表哥嗎？」這近視眼，認清了未婚妻却還認不清我。

「是的。」

聲音漸漸的逼近，表弟似乎很驚訝的，走過來握手。

「你到過岳墳嗎？」

「沒有，我們是在路上碰到的。」我竟撒謊了。對於這欺騙，我感到慚愧。

「記得你是告訴我上戲院去的，是不是？」

「本來我是那樣想。因為找一個姓徐的朋友不着，一個人又沒有意味

，所以獨個兒出來逛逛。」

「可是——」他斜睨我一眼，不信任似的說，「有位姓徐的朋友到我家裏找過你。」

「那末他一定先去找我，因為我到他家裏的時候，他不在。」

「但他說等你不着，纔找我的家裏去。他還說你不守約，以為你有急事或者病倒了，那料你却獨個兒在湖上逍遙？」

他大聲地笑了。我無話好說，我覺得自己的祕密已給人揭破，給人看穿，我覺得受了無禮的盤問，難堪的審訊。我差不多又因羞憤激成暴怒了。我想厲聲的辯白幾句，責斥一番。但我的嘴唇抖了，我的嗓子也嘎了，我說不成話。

「你想回去了不是？」他們同聲問。

「不——謝你們好意。我還再走一點路，再逛幾個地方，因為我已好久不到西湖了。」

說了這些話，我覺得鬆了一點，因為可以馬上走開了。

他們唧唧噥噥的同坐黃包車回家。我却愛靜地，沮喪無言地獨上孤山。

牙痛

某一天晚上。

外面是一片美景。鮮亮的夕陽，正照在灰黑的屋瓦上，在蒼老的權樹上，在荒涼的田野上，異常耀眼。在晚照中的野景，從不缺少這種柔和的情調。這情調，彷彿是襲輕呢的大衣，一穿上身祇會叫你感到軟，感到暖，但同時却使你記起寒飈時候的悲哀。這種一半舒泰，一半愁慘的感覺，我真愛享受。沉浸在這種情調中，我老是歡喜；在那蕭瑟感人的阡陌上來回地踱到天黑。在那時，最使我感到悠然的，是我剛要走向回家的路上，忽從微紫的暮天外，遠遠傳來一聲低沉的汽笛；在背後，在我靜默的，輕

愁的，幾乎是虔敬的諦聽中。所以住鄉下的時候，在這種晚上，在這種郊外，聽這樣杳渺，這樣飄遠的汽笛，確是一種神妙的享樂。在平日，我是從不間斷這種享樂的。但現在，我病了五六天牙痛，已經整四個日夜不會出門了。一個人孤寂地睡在牀上，沒有安慰也沒有憐愛；每天，當這溫暖的黃昏，望着窗外的鮮亮，記起在郊外漫步時候聽到的，那種幽微深遠的汽笛，我使更覺得孤寂，更覺得無助。在日間，妻雖則照例的來望我幾回，但是誠心的安慰，熱誠的溫存，却是絕無僅有的。從前的那種恩眷，那種體貼，早已不見了。剩下的，祇有無可奈何的敷衍，她的慰問都已成了千篇一律的重覆。她顯然已經厭惡了我，厭惡了我的病痛。因為這病痛，是祇能給她煩擾的。在她有幾次含糊的回答，以及任性的行動中，我看出了這個，而且懂得了這個。想起她以前侍病的慇懃，問候的真誠，我覺得

非常難受。這異常的惆悵，每因暮色的降臨，暮色的增濃，漸漸變成憂疑參半的自傷……：

「現在可好些？」

這時妻正從門外進來，看見我睡在床上，失神似地注視着窗外，注視着黃昏，隨便地這樣問我。這一次牙痛，她在白天來望我，每次老是問這樣一句。我看出她的隨便，不高興回答，祇把被頭緊緊地蒙住腦袋。

她異常聰明。看穿了我的脾氣，她便悄悄地走到床沿，蹲在腳橈上，把我蒙看的被頭掀去一角，同時一雙熱燙的小手，輕輕地放到我的額上。撫摸到我的腮上，她纔初次發現了一個奇蹟似的，驚訝地喊道：

「可憐，竟半隻臉孔浮腫了。」

她說得異常輕，異常柔，但沒有一點兒熱情。牙齒已經整整地痛了五

天，但她說「可憐」，竟還是初次。記得前幾年，在新婚後，不論我有什麼病痛，她確是非常焦灼，非常擔憂。就是極輕的頭暈，眼紅，或偶冒了風寒，她都是急個不了的。有幾次，爲了一點小毛病，她竟請遍了全村的醫生。她懷疑這個的手術，懷疑那個的學識，覺得所有的醫生，全是不夠資格下手的蠢才。她那樣謹慎，那樣焦急，似乎這樣一點小病痛，就會把她相依爲命的丈夫給毀了。她性急，我又這樣的多病，所以在先前，她確是多掛慮，多焦愁的。但這次牙痛，已經過了這麼久，她却一天也不會爲我擔過心事，這冷淡，真使我難以捉摸。我們過活得平平安安的，不會吵過嘴，也不會有過其他裂痕；但她對我的疏遠，對我的倦怠，是顯然的了。在白天，牙齒還痛得可以忍耐，但一人黃昏，那一陣緊似一陣的疼痛，却真是難挨。那不絕的呻吟，是她聽得的，但從不會跟先前同樣的溫存過

一次，撫慰過一次。她祇取自便，裝假睡。有時我杯裏的冷水完了，喊她起來再舀點，她答應是答應的，但答應的聲音，是那樣的緩慢，那樣的煩燥，似乎很不願。有時她竟不會去舀水，又重新入睡了。就是馬上替你掣到水，她却始終不會饒放你，使你安安心的喝水，她會得給你另一種難堪。——向你毫無理由的發一陣牢騷。有幾次，她竟噁哩咕嘈的嘮叨到半夜。使你在牙火外，還不得不直冒心火。她說半夜睡不着，剛想睡，偏偏我又要茶要水了。她說服侍過多少病人，但全不同我一樣多事，而且他們的病全比我利害。聽到這抱怨，我真想不顧一切的撲了過去，痛搥她一頓。但半夜三更的吵醒一家，吵醒四鄰，又下不臉去，所以每夜都祇得自己鬱悶着捱到天亮。看那灰青的曉色照進窗戶，想到自己又孤苦的輾轉了一夜，竟下淚的事，也有過幾次。但是妻，却呼喚得很響，好像全無憂心的睡興正

濃。她近來爲什麼這樣的冷淡，這樣的漠不關心，我始終猜她不透。這啞謎，真夠苦悶娜。

「走開！」

我讓她撫摸得不耐煩。心火熊熊的這樣回答。

「討厭我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「那我走就是。」

她真個拖着鞋子，往客廳裏去了。那步履，我聽出是異樣的響亮。她穿的是拖鞋，但走在地板上，就如穿着木屐鞋在大理石的樓梯上踉蹌，發出的聲音又煩燥，又逆耳。她走出這樣大的聲音，我不知道是負氣，還是出之疏忽。她從不曾走路這樣吵過人，尤其是在我有什麼病痛的時候。就

連穿軟底皮鞋，或是膠皮底鞋，她也唯恐出聲太大，把我吵醒了叫她自己難過。但現在，却似乎唯恐腳步欠重了。這到底是因了什麼，因了什麼？

.....

聽她的脚步聲漸漸遠去，漸漸遠去，以至於消滅。我的思潮愈過愈紛亂。想到妻近來態度的古怪，好像悶着一口氣，又似塗着一嘴糞。那樣的不安，那樣的驚疑，是我從不曾經驗過的。這時已經黃昏，不，簡直已是黑夜了。一間陰黯的，潮濕的臥房中，祇剩下我一個。牙齒痛得更利害，太陽穴的神經，跳動得異常猖獗，異常急烈。黑黯從室內漸漸的擴張，漸漸的瀰漫了四周。窗外已經完全靜寂了，聽不見一點聲音，看不見一個生物，偉大的沈寂，使人起了一種葉居的感覺。除了一縷兩縷斷續的寒烟，更不覺一點生命的痕迹。在這陰涼中，我是多孤寂，多無依！雖已有了多

年的妻室，但在這俄頃，我覺得還是可憐的單身。這感覺，又如冰，又如火，儘在我的心頭冷熱交攻。最苦惱我的，是在忽然間，聽到母親跟妻的狂笑。他們正在客廳上喫飯，在笑聲中，雜着嘈嘈急響的杯盤聲。而且他們竟笑得那樣高，那樣蓬勃！我真怒極了。試想想，一個有病痛的人，（不論他病的是重是輕）給拘在床上，看着黑夜的逐漸逼近，逐漸增濃，一脈孤寂的感覺正苦惱着他，煩擾着他，忽然他聽到了——遠遠地，幾聲歡樂的狂笑。這響澈的笑，許是出於無意；但在他想來，彷彿是存心嘲弄他的虛弱，他的衰頹。而這毒毒的聲音，他最後察到，竟出之他最親愛的。這發現，如果不會像一聲霹靂，一錘重擊，那纔是希罕。你不信，試看我，這笑聲竟使我的思想起了顫慄，靈魂起了震抖，就連身體也似乎萎縮了。我呻直着舒一陣，又捲曲着緊一陣，這樣的机障不安，使得牙火又星星

的直竄。我不懂她們這樣毫無憐憫的歡笑，是不是她們已經忘了這陰黯的房裏有一個人病着，而這人却是她們的親骨肉，並不是陌路？她們在談話中，可曾談到自己的不能忍痛，而把這脆弱當爲婆媳間開玩笑的資料？她們難道會以自己的痛苦爲談助，爲笑柄？如不是這樣，那有什麼事使得她們這樣開心，這樣高興？她們感到了什麼，想到了什麼？她們可已全不顧自己的牙痛，這抽筋似的牙痛；從前可有過這種現象？「不會」——我自語說，「這確是一種新的冷淡，新的遺棄……」

夜色已濃，但房裏還是黑黢黢的，沒有人送亮進來。

「燈哪！」

我帶怒的喊。但他們依然的笑，而且更響亮，我的喊聲給掩過了。

「燈哪！」

我再大聲喊，并在床上用力的擂鼓，這瘋狂的腳聲倒使她們留心了。

「快送個亮去。」

母親答應了，但是妻，却沒有一點動靜。

「來不來一個亮哪？」

我又喊，又踢，床板震動得怪響——我要試試妻究竟答應不答應。

「來了。」

又是母親的應聲。

門外已有人送燈進來，我以為是妻無疑了。但抬頭一望，送亮的却是丫頭阿竹。她把一盞煤油燈放在桌上，展好了適當的光度，轉一轉嘴問：

「少爺，奶奶問你要喫點什麼？」

「喊她自己來！」

我怒聲回答。阿竹大約見到我的怒容，畏縮着，不說第二句話的溜走了。

大約過了五六分鐘，妻纔滿不高興的進來，而且仍然毫無顧忌的把鞋拖得很響。她雖然滿臉不情願，但說話的聲音，倒出乎意外的柔和。她問我要喫點什麼，要蓮子粥，還是要葛粉。她邊問，一邊却嘴裏嚼着我那天買回家的牛奶糖，并且還在左手上拏了半罐。她遲遲不來已使我異常生氣，看見她那咀嚼的，安閒自在的神氣，好像是毒上加毒，火上添火。記得牙齒前幾天原不大痛，但四天前的一夜，因為同她多喫了糖，纔痛得這樣利害。如今她又在我的眼睛前喫了。這使得我不假思索的，把半罐糖搶過來摔在地上：

「喫你媽的！」

糖全傾在地上，但罐子飛了一空，沒有傷她一點什麼皮，什麼骨；而且怪極的，是這暴急的一摔，竟把她那陰沈的，不高興的臉色給驅掉了。她柔聲地問我爲何這樣生氣，她說她並不會得罪我什麼。我聽着她的話，背向着床壁，還是一點不理她。這一來，她更柔聲下氣了。她把我的被褥重新舖過，然後挨近床沿，向我眯眼笑了笑，一步挨一步的坐了上來。她賠了罪。她說她很知道點燈睡，不是我所習慣的。她以爲我牙痛，最好多睡覺，安心的靜養。所以遲一忽送亮。她說原想同點心一道，會使我這樣生氣，她倒非常奇怪呢。聽她那種並無存心厭倦我的話，我又不禁把心軟下了。

「那末沖一小碗葛粉，糖少放！」

妻唱諾了一聲，從碗廚中拈出了葛粉，似乎逃命一樣的上廚房去了。

嚙過了葛粉，牙齒較前更痛了。又酸軟，又奇癢，牙齒似乎永遠給刀子鉗著，想把它拔下，但它偏偏給膠住在鮮肉上，動搖是動搖的，但叫它落下總是不能。所以這不是爽快的痛，是儘你挨受的苦刑。頭也昏沉得非凡，神經跳得特別響，似乎要從太陽穴裏躍出的樣子。到半夜，兩頰好像一分分，不，簡直是一寸寸的腫脹，手一摸，就了不得的痛。而且一人眼花花的楞望着黑窗，楞望着陰灰色的天光，輾轉地反側，更覺得孤苦。因此我想喚醒妻：

「素仙，怎麼辦——我搖她；我快痛死了。」

「唔……」

「素仙，素仙！」看見她不醒，（是假裝還是真的這樣好睡，誰知道？）我連聲喊她。

「什麼事？」這時她纔翻個身。

「你真放心哪！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我牙痛得這麼利害，你却——」

「叫我有什麼法想？我又不是牙醫。在我們鄉下，什麼病都得聽它自然生，自然好；假使在有醫院的城市，那就兩樣了。」她不高興的嘮叨；「你的牙齒也真怪，三天兩天痛，我看還是拔了它的好。」

「可是素仙——」

「勉強合上眼睡罷。」她亮着眼說；「病又不比衣服，可以隨意的穿脫……」

她嫵嫵地說，開了次大口，似乎又想酣睡了。聽她那種淡漠的聲音，

我祇得默然。

——安靜點，能夠安靜許可好過些，夜已經深了。

因着我的忽然靜默，她又似乎不好意思的安慰我一陣。但這勉強的安慰，更使我難過。因為在這安慰的溫柔中，我總覺得她從前的真誠，已經不見了。她的話已經缺乏熱情，缺乏憐愛。她似乎不得不這樣的敷衍我，她給我的，祇是不得已的溫存，一種名義上的關係所維繫着的親暱。這親暱，祇使你感到一種愁悶，一種不安。她竟會變成這樣，我不知道是年歲的麻痺，也還是她內心的倦意……

我爲了避免自討沒趣，原想忍耐一下的，但是一陣陣的劇痛，不能叫我合一合眼。又一陣劇痛，一陣古怪的劇痛，竟使我從床上跳起，我想冰一冰牙齒。但杯裏的冷水早完了。我想要她起來再舀點，可是經了許久的

躊躇，纔低低的溜出一聲「素仙！」。她不好聲氣的回答我：「又怎樣呢？」，連頭也懶轉的，儘管自顧自的睡。我想再忍耐一下，是的，我爲什麼不忍耐到天曉呢。我舉起杯來，想多少喝點殘水，但入口的只是一陣陰涼的水氣。而牙齒，呢，却是多渴想冰一冰，只稍冰一冰的清快！這時已過了三點，窗外，正括着大風；荒野上，有枯葉碎身的哀咽。幾星彌留的燈火，在悽切的寒風中，襯出無窮的幽寂。聽着隔牆的犬吠，我翻一翻身，又翻一翻身。這無人垂憐的翻身，真夠慘。我又不禁酸鼻了：

「替我取一點冷水罷。素仙！」

「冷水又完了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

「呢！」

她答應得那樣緩慢。那樣煩燥，似乎很不耐煩。我聽到穿衣，因為心神的不耐，她竟穿了大半天。那生硬的纏纏聲，真夠我活受。衣服穿好了，於是一根火柴，又一根火柴。——還得再來一根，一支洋燭才給點着了。於是一張纏得緊緊的長臉。醜臉，一個中年婦人厭惡丈夫，但又不得不替他做點事情時候的臉孔，在震得很利害，搖搖欲滅的燭光下顯現出來。她嫵媚地瞥了燭台，也不看我一眼的出去了。門開得很響，鞋拖得更響；在關門的時候，喔，難道那竟是她說出的：「真吵得同孩子一樣，——這樣的一點小病痛！」

味

暖

S4

侏 儒

——這也算是婚禮嗎？

是的，這也算是婚禮嗎？一隻破篷船，算禮堂，又算洞房。一道龕龕的，朽腐了的板門老是急急地關在那裏，誰知道裏面有些什麼陳設？他們在裏面玩些什麼把戲，又誰能明白？從棕葉縫裏溜出來的樂聲，聽來真夠沈悶。一頂茜紅色的轎，四角裏掛着燈籠，旁邊緊貼着一輛載粧奩的獨輪車。車夫疲倦地坐在一旁，似乎很不耐煩的聽着婦人們的喧鬧。她們正在鏡石那些寒儉的陪嫁。在縣府裏倒馬桶，掃遊廊的老頭子，在指揮這個，指揮那個的，似乎匆忙個不了。橋左的一個草坪上，爲着婚禮臨時搭成

了一個布篷。穿大紅棉綢衫，着黑布裙，卻仍然赤脚的江北婦人，在臨時築成的露天小竈上烹調食物。一羣不掛半絲的江北小頑皮，卻在炎陽中汗臭淋漓地跑東，跑西，跳躍着作樂。

這也算是婚禮嗎？

是的，這也算是婚禮嗎？這天真的，驚奇的疑問；這清脆的，動人的聲音，把縣政府書記何侃的視線吸引到後面去。喔，這一發現可了不得！

原來他身後正站着四五個友人，說這話的卻是一位頂年輕，頂時髦的漂亮姑娘。她嬌媚地笑着，很貪心地望着那隻破篷船，似乎想窺出內部的秘密。她衣服雪白，微黑的臉色，象徵出她的健康。那黑中帶藍，明中帶暗的眼睛，閃出光芒來真夠有神。她的頭髮很短，從身後望去，直像個男子。直像個男子？正是。但這可不是她的缺陷，在他心目中，那正是最有

魅力的一點，他喜歡這種男子型的、強健活潑的女人。他不愛病態。他有的是新頭腦，新思想，他決不再迷戀那些孱弱的病軀。——那簡直是些毫無趣味的骷髏。他幻想，幻想出一個寬暢華麗的客廳，在明耀柔媚的電光下，他跟她……她究竟是誰？……但這不管……她總是她……姓名以後自然會知道……當然那時他已戀愛成了功，而且結了婚，她已是一個典型的賢妻……不錯，他跟她坐在一張沙發上，同念着晚報。她偎依着他，從他肩上透過洋溢的眼光。那眼光，他想……他嘴上含着一支香煙，因為吸法已很高明，那支煙就像憑空地黏附在他的唇上。正念得有趣，忽然聽到門開了，他們最忠馴的僕人進來，說有一位來客求見「少爺」……並不是一奶奶……他點點頭，於是來客被請了……一踏上門框，自然這是位生客，從不曾見過他同他的夫人。——就高聲的問道：「那位

是何侃先生？……那位是何侃先生？……一聽這問話，他們就耐不住笑出聲來，因為那來客竟把他們認爲一對男人！……一對男人！……而他們，實際上卻是一男一女，一天一婦……

因為她的後貌像男人，他竟墮入這種荒唐迷離的，家庭生活的憧憬中。他的全身捲入恍惚的夢境，眼花花的凝望着她，想引起她的注意。但她卻高傲的，目空一切的凝視着遠處。她一時搓搓手，一時掠掠髮，重覆地說着：「這也算是婚禮嗎？」她笑得異常高聲，臉上閃耀出天真的帶彩。對這半開化的，簡陋的婚儀，她覺得快樂。這排場實在太好笑，太滑稽。但她突然蹙起額，垂下臉，促她的女伴回家。顯然她的疑目，給她覺得。而且使她着惱了。他幹麼那樣忘形的石住她呢？他的醜，難道自己還不知道嗎？他的背微駝，走路時一搖一擺，像負有什麼重載似的喘個不住。他

臉色焦黃，曾經手術的，扁而又亮的缺口上，疏落落的生着短髮。——像亂草，又像馬鬃。一開口，那嘴唇的翕動真有點離奇。他的聲音是沙啞的；他的頭髮是凋落的；他的眼睛上，還憑空地畫上了一道傷痕。其實最糟的，還是他的個子。這樣矮，又這樣消瘦！走路的時候；像隻螃蟹，喘息，又像頭笨驢。女人最愛的，是堅實，發育得很魁偉的漢子——如果我們是女人，也是一樣。因為他們很剛毅，很高美，有能力保護。但是他，卻倏得不成話！女人大都不十分高大，但比他，卻還高上半個頭光景。站在她們的身旁，喔，多可羞，簡直像個毛頭毛腦的小鬼哪！他不時幻出各種幸福，但一想到自己的身材，就夠氣餒。他也曾使過許多變高的方法：譬如鑽狗洞（註）練拳術，但都不成功。可惜高跟鞋又是女人特享的利益，否則，他想倒可以買雙來用用。……

這些難以補償的缺陷，難道他自己還不明白？明白的，當然。但是一接觸到她的眼光，他就拿不穩自己，毫不躊躇毫無戒心的愛上她了。愛上她？喔，這是怎麼一回事？這種野心會給他失望，會給他痛苦，誰都可以斷言。但他卻不自量的，下了追逐的決心。對這渺茫的決心他雖然有點恐怖，但並不畏縮。

他自奉很苦，但爲了這個新的追逐，竟做了一件單法蘭絨的西裝上衣。雖然那是起碼貨，但在他，卻已是非常大的犧牲了。他不帶草帽，也不着皮鞋，很滑稽的配上一條制服褲，同上海理髮師的打扮全然一樣。一到下午五點鐘，他就穿上這身禮服，招搖過一條小巷，在巷尾的一個高阜上，看了一回在落日中漸漸昏黯下去的田野，然後緩緩的踱回巷中。這時，

他就可以看到她正坐在模糊的電燈下乘涼。因為燈光很朦朧，她的臉色，看來有點蒼白，有點沈悶。晚風吹亂了她的軟髮，一半掩上了她的前額。那種似乎乏了的，不勝晚涼的姿態，真使他着迷。

像這樣逡巡了半月，他纔知道自己追逐的姑娘，是陶醫生的寵女雅君。她在女中裏念書，整天生活在男性的包圍中。在她面前獻媚的英雄，不知多少，但能得她歡心的卻一個沒有。她喜歡玩弄男子，娛樂自己。她的高傲，她的殘忍，和她的美貌同樣出名。像何侃，她簡直一見就會頭痛的，還說得到什麼情愛。但這熱昏了的可憐蟲，卻以為自己的漂亮西裝，足以誘惑她而有餘。他生性燥急，什麼事都想一蹴即就。對於愛，他也以為一言兩語就可決定命運的。他不知道愛要使你歷盡所有的艱險，嘗盡所有的困苦，纔給你一線微光，而這微光會不會像虹彩一樣的燦爛，還得看你

的命運。他想愛就愛，不愛就拉倒。要試探對方能否愛自己，祇在於一封信；簡捷了當的，祇不過在於一封信而已。寫信是不成問題的，難處是在找個適當的信差。結果他想起縣長的女兒，或許能夠擔當。因為她們是同學，想來必定認識。就是她本人比較生疏，她的女友中大約總有人可以簡接介紹。請她們遞信，當然是萬無一失。他雖然是個下級書記，但同縣長帶有一點親誼，所以很有機會跑進縣長的私室。

小姐剛好在刺繡，太太在隔壁睡午覺，房裏靜悄的並無別人。

『什麼事？何侃！』小姐從錦繡上擡起頭來問：『我看你跑得很急哪！』

『是的，小姐！你可認得陶雅君女士？』

『不認得！』

『真的嗎？』

「自然。」

「但我有件事，……一件要事……」

「不認得又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不過你的朋友中，想必有人認得她？……」

「那倒不知道。即使真有人認得，我也不願爲了你的事麻煩她們。」

她輕蔑地望他一眼，似乎他的祕密，已給她全部猜破。他索性將自己的相思，自己的計劃統都公開了。他說得怪可憐，怪動聽，想使她自願幫他。但她卻完全出他意外的不再說話，儘管自願自的繼續刺繡。給他纏得厭煩了，纔冷冷的說一句：「什麼都不成！」他失望地回到自己房裏。他想不到這個壞心眼的小妮子，竟把他的哀懇，他的熱情完全不當一回事。而對於自己的親戚——父親的僚屬，竟這樣的不可響邇。他苦轉着念頭，

儘想着要怎樣纔能克服那個小妮子。因爲他的心緒很凌亂，竟把同一公文重抄了五遍。那是很重要的一個報告，非當天夜裏發出去不可。他一面唯恐科長催促，一面卻又捨不得不想心事。所以焦急失望，同時扭住他的心。天又是這樣鬱熱，這樣沉悶，到處祇聽到蒼蠅的飛鳴。那單調的，低啞的聲音，更增加了他的煩燥。

但他終於想出了一個方法，是足以使那小妮子屈服的。因爲她這時正瘋狂地愛上驗契處的一個職員。那職員確很漂亮，全衙門人都歡喜同他接近，同他交遊。但縣長卻很恨他，因爲他從不願將中飽所得，給縣長染指。他是省府保薦下來的，不能隨便把他撤換，這更增加了縣長的憎忌。所以小姐愛上他，是瞞住縣長的。如果威嚇她要把他們的秘密稟告給縣長，那她一定什麼事都願屈從。

當他第二次跑進縣長私室的時候，小姐還在原地方刺繡。

「你必得把我介紹！」他威嚇說。

「爲什麼？我已講明我不認識哪！」

「不論怎樣……老實說……如果你不願……那我就要把你們的事……」

「我們的事？」

「是的，我要將你們的祕密完全稟告給縣長。」

「喔，這算是什麼意思？」她駭着問：「你指的是我同誰呀？」

「你自己明白！」

用不到幾句話，那小妮子的聲調竟全變了。那雙詭詐的小眼，很明顯地露出畏縮的，哀懇的眼色。這一種突然的威嚇，對她真是莫大的打擊。女人究竟是軟弱的，不論怎樣的倔強，但總當不住一個捧喝。她怕自己的

父親，真個厲害。她唯恐他再大聲說下去，連忙搖搖手，同時在一張白紙上顫抖抖的寫下了盟誓：『我答應……盡我的能力幫忙。』她說可以立刻替他寫信問朋友去，如果她們中有人認識，那就容易想法了。

他這纔高興了，一溜煙跑回自己的寢室，把未完的公文磨清。他愉快地幻想出一切，彷彿未來的幸福，已有人替他代辦。但一到傍晚，他就知道他們的談話，全給太太偷聽了。她不准小姐寫信，他也被縣長叫去着實地訓斥了一頓。那嚴厲的官僚所特有的怪聲，至今還在他的身邊浮沉：

『你得知道自己蠢，自己醜！而且這裏是衙門，並不是情場。如果你要固執學浪漫，那請到外面去罷。……』

轉眼又是初秋。天氣漸漸的蕭殺起來。寒飈的枯葉，已在秋雨中凋落

春雨雖也連綿，卻是溫和的，不像秋雨的愁涼。單法蘭絨西裝已不是時候了，他祇得重新穿上那件自由呢的夾袍。他蛰居已經半月。森嚴的門衛，縣長的警告，同事的閒話，雨具的不備，都是使他怕出外的原因。他整天愁望着公文，想來想去還是離不了遞信的方法。時日的間隔，並不會使這可憐的書記減少了一點熱情。反而焦愁的，渺茫的期待，使他愈感到熱情的熾旺。他想串通郵差，他也想假裝看病，但這兩個辦法都不大妥當。比較平安的方法，他最後想到，還是要伺候縣長的勤務工朱義幫忙。因為他是本城人，情形很熟悉；醫生同雅君，他也一定認得。何況他又聰明，又伶俐，做這種事情，真是再好不過的。因此他疾忙寫了信夾在一冊登有自己文章的雜誌內，連跑帶跳的走進勤務工宿舍。把這樣的事，去委托這一種人，他覺得有傷體面。但躊躇了一忽，終於推門進去了。

這時朱義正在虎囓着髑髏，看見他進去，連忙起來讓了坐。

「何先生貴幹？」

「跟你問件事。」

「什麼事？」

「你知不知道陶大慈醫生？」

「知道的。」

「他的女兒呢？」

「也認得，不過他有兩個女兒，先生是指那一位？」

「陶雅君。」

「喔你有什麼事呢？」

「自己沒有什麼事，我的朋友倒要怕你送一個包裹。」

「貴友認得陶姑娘嗎？」

稍稍——

「那裏面是些什麼東西？」

「不過是冊書罷了。」

「爲什麼不郵寄呢？」

那小滑頭把眼睛一映，頭一歪，表示他的懷疑。他並不回答，他知道要用什麼東西纔能堵住那小口，他從口袋裏取出一個銀幣，並且低聲說：「不過小意思。」果然。未幾一見亮晶晶的銀幣，就很神速的變出一付笑臉，用江南人特別內行的虛套，故意推讓了一會，然後似乎義不容辭的放進腰包。

「須在一個人的時候交她。」他唯恐鬧出笑話，所以特別吩咐了幾遍

。朱義雖不答，但看那笑容，顯然已經會意了。

他幻想當朱義走進小巷時，雅君正站在門外看雨景。隔着濛濛的細雨，他彷彿看見那微黑的，健康的面色，在雨中發亮。他又似乎聽到朱義細聲說着話，把包裹呈上。她毫不遲疑的打開包裹，把附箋細細的念，念了後，他想，她一定要問寫信人的模樣。朱義一定會得告訴她，於是一個着西裝的，時常在她門外徘徊的矮子，像幻影似的在她眼前浮現。矮子？是的，或許她會厭惡。但也不見得一定，因為有許多女人不愛高大。矮有什麼關係呢？許多被愛的男子不是同他差不多高嗎？他們並沒有比他特別哪！或許他們比他更要矮，更要醜。而且照實說，長子有什麼可愛？那粗大的軀體，喔！簡直太近於巨人，太近於猩猩！中國女人並不比美國的，她們並不喜歡強，喜歡野，倒是特別愛好小巧玲瓏的身材，而他卻正是合乎

這個條件。他是小巧的，合格的，可不是？所以：他想：她一定不會討厭，或許竟會出他意料的馬上吩咐朱義說：「你先回去，我就寫回信……」或者說：「告訴我，禮拜六晚上到這裏候我？」真的，卡那裏候她？而且是禮拜六晚上？那是老醫生出診的時間，……虧她想得這樣周到，好一個幽會的老手……但這可不是幻想？幻想？……當然是，但事實也許這樣，或者竟是這樣。……什麼事都有例外，這例外就算落在他的身上罷。……

這些幻想正在他的腦子裏直轉，忽然聽到剝啄的一聲門響。

『進來。』

進來的不是別人，卻正是朱義。他滿身濕淋淋的，因為去的時候太匆忙，忘了帶傘。

「喔，這一陣可辛苦你了，事情順利嗎？」

「第一次去不在，第二次去她正獨個兒站在門外——」

「獨個兒？朱義！你不謊我嗎？」

「但是，她問我手裏是什麼東西——」

「你怎樣回答？」

「我說是書。」

「對了，像這樣回答纔不算冒失。」

「但——」

「還有什麼？」

「她問我是誰交我的，我說是我們的書記先生。」

「你把我的姓名說了嗎？」

「是的，但她連哼也不哼聲的跑進去了。」

「怎麼？」

「跑進去了。」

「就是這樣完了嗎？」

「還有什麼辦法呢？」

「你真蠢死了。你爲什麼不說是小姐教你送的呢？你不知道她們是同學嗎——」

「但你並未說起呀！」

「一定要說起嗎？」他槌着桌子說：「你果然蠢得厲害，一點也不能隨機應變！」

他憤怒地叫着，一雙拳頭伸向空中，像要挽回已失的機會。他眼睛通紅，面色蒼灰，缺口很快的翕動着。因爲太責斥過分，那勤務工也耐不住

不回話了；「先生！我固然蠢，但你也見聰明呢！實在講，我是來當勤務工的，並不一定要把你拉皮條，當郵差……」朱義愈說愈高聲，面孔赤紫，似乎比他更憤怒。最後竟把銀幣憤憤地拋在地上，毫不容他分辯的出去了。

「去你的！我也樂得省下一塊錢。」他在喉頭苦笑着解嘲。

雖然，連失走了兩個機會，但他並沒有絕望——他還有能耐。因為雅君還不會看見他的信，當然不能決定她能否愛自己。所以他再寫了一張簡單而又熱情的條子，揣在懷裏，預備親自面交。

那是異常晴朗的一天。陽光同春天一樣的照耀，溫暖而且柔媚。天清得亮澈，倒處是種高爽的、輕飄飄的情調。他精神煥發，天氣的重新溫暖

，着實給他勇氣不少。尤其使他高興的，是在這種天氣裏，他還可以勉強穿上那件單法蘭絨的西裝。

一到下午五點鐘，他就裝出散步的樣子走上大街。在人羣中擁擠了一回，然後緩緩地踱過那座小橋。一切都似乎生疏了，河邊的楊柳，已經焦黃。永流不息的河水，也似乎帶點秋意的黯然無光。那叢生青翠中的銀桂，卻香得正濃。他的蟄居，其實祇不過一月多，但彷彿已經隔得很久。那天結婚時的情形，他很甜蜜地回想了起來。『這也算是婚禮嗎？』那清脆的天真的疑問，他不知咀嚼了幾遍。他感到時序雖已變遷，但一切情境，卻宛如昨日，那有力的眼光，短的髮，微黑的臉色，彷彿都同以前一樣的，在炎夏的陽光中閃耀。他又看見那蔥白色的夏衣，年青女子大笑時的光彩，還有那高傲的姿態。他不時回過頭去，好像自己身後還站着雅君似的。

因為老醫生門前蹲着許多談天的漢子，所以他很匆忙地走過，在高阜上看了一回遍野的，正開着小白花的蕎麥。那漫漫的、香噴噴的一片白，真惹人愛戀。他在那裏簡直看呆了，幾乎忘掉時刻。從原路回來時，談天的漢子已經散去。卻有一頂披着白篷頂的轎子停在那裏，兩個黧黑的，強健的轎夫站在一旁伺候。『大約是老醫生出診罷？』他一想到這天正是星期六，而且是晚上，心頭便覺一陣甜密的、希望的激動。他想前次的幻想，或許今天可以實現了。果然，不一會老醫生出來，雅君跟在後面，手提着一大包藥品。老醫生上轎以後，她很仔細的放好藥品，然後輕聲說：『一路平安，爸爸！』老醫生祇點點頭，轎就擡走了，雅君卻還站在門檻上凝視。他捨前幾步，想把口袋中的字條趁這時面交。但是殺風景，她一望見他那狼狽的，慌張的神氣，就很輕蔑地啐了一聲，嚮的把門帶上了。

他怔忡了一下，但是並不沮喪，因為她倒底還不會看見他的字條——他還有希望。他自信他的熱情是能打動她的心，而且把她軟化的。

他焦灼地在小巷裏徘徊。想聽出門鈴的聲音。天晚得很快，不多時暮色就漸漸四合了。路燈吐露出幽光，晚霞已漸漸暗淡下去，以至於完全模糊。保安隊裏的號聲，在昏沉中悲哀地悽厲地響動。飢火漸漸的上燒，他好像看見自己喫飯的桌上，同事們全在談論着他，推測他在什麼地方。他又彷彿聽到那嚴厲的，官僚所特有的宏聲，在耳邊繚繞。他想如果這次再給縣長知道了，那怎麼了得。

他抖抖的依着牆，傾聽着門鈴的聲音。終於夢一般地，他聽到在一陣熟悉的，愉快的笑聲中，大門拍的打開了。他望見雅君站在門檻上，帶着神秘的，奇妙的微笑。

他不知怎樣取出了字條，而且居然遞給了她。他祇覺得昏沉沉的，聽到那忍心的姑娘，竟把那些愚蠢得很的話重覆地念了又念；一點也不動心，一點也不臉紅。而且更使人難堪的，是她把聲調拉得很長，很慢，很古怪。一句一停頓，簡直像唱小調兒。彷彿那樣做，她感到絕大的愉快。微黑的臉孔，在黯淡的電光下，略現蒼白。那迷人的顏色，使他憶起那些消逝了的夏夜；她看看短札，又望望他。在那明眸的凝注下，他愈覺自己的渺小。他覺得自己的舉動，簡直是個大笑話。他於自悔自責之中，還含有不能遏抑的自羞。他像第一次發現在電光下閃亮的禿頭，不乾不淨的舊綢布鞋，還有髒極了的褲子。他實在不能原諒自己的疏忽，多丟臉，這一種打扮！這活劇，那像一個堂堂男子的求愛。——這是令人生氣，但又令人可笑的乞憐！——你得知知道自己蠢，自己醜，……——這真是透人骨髓的批評

他整個——是的，他整個，不論是靈魂抑是肉體，除了可憐就沒有別的。像他這樣想愛上女子——那些花玉似的寶貝，豈不是稀罕！如果他能夠戀愛，得，我們直要升天了。所以他站在雅君的身旁，——她竟高過他許多——一直是活受罪，他的心，交混着恐怖和悔恨。他想趁她未開口，就悄悄的溜了開去，永遠的溜了開去。他偷偷的擡了頭，——同犯人似的，看了那冰冷的，不再是迷人的蒼白，不禁打了一個冷戰。他預感到一種迫近罪咎的羞辱，一種令人難堪的嘲弄。他多失悔自己的不量力！但他卻還不動一動的站在那裏，一線最後的希望還在牽掛着他。——且等着——他想，——看她用什麼方法安排我，驅遣我。或許她的心一蕩，就來一個浪漫的奇蹟？……

這時她臉上的笑容漸漸展開，終於大聲的笑了出來：

「你真的愛我不是？」

「真——但你可願同樣的……」

「願。」

「願意？」他頓聲問，她那樣回答，可不是令人難信？

「是的。但我可憐的侏儒——」她笑着直指何侃：「你得再投生一次

！

隨着笑聲，大門又砰的關上了。黑黯深濃的包裹住他，夜氣很有點寒意。牆腳跟下，似乎有微弱的，蟋蟀的叫聲，他恍惚地，彷彿從一個空虛掉入另一個空虛，接連着的祇是一片無盡的迷惘。他覺得什麼都已完了，剩下的祇有一個朦朧卻又分明的，嘲弄人的綽號。

夢醒的時候

——紀念胡維通伯父——

是沉寂的夏夜。如水的月光，瀉上一座古色斑斕的舊屋。

這是一座不愉快的房子。幽寂，沈悶，長春藤封固了四壁。幾個洞開着的窗戶，彷彿都是張牙露嘴的深淵。松柏的黑影，在窗前鬼魅似的搖曳。

屋後就是廣漠荒涼的田野，在夜影中噴出大麻和稻艸的香氣。附近有一個鬱鬱的森林，從它深處流出一泓迂迴的溪水。

在最近溪流的一個小圓窗裏，有隱約的燈光射出。靠窗的一隻舊板牀

上，臥着一個面色蒼白的老人。他靜靜的閉着眼睛。胸脯輕輕的鼓動，像在無聲的呼吸。艱難而遲緩，喉管裏不住的喘着痰沫。稀疏的鬍子，垂在口的半邊。有時他也翻動着白眼，眼淚遲緩地滴下雙頰。在那含淚的苦笑中，顯出苦悶，悲哀，而且表示已經完全絕望的神情。

牀上沒有蚊帳，也沒有蚊香。全室充滿着撲鼻的臭氣，他的下身完全沐浴在黏滯的血膿中。一堆黑色的蒼蠅，在血膿上盤旋，不時發出嘆息般的鳴聲。全個房間，蒸熱得像個正在燃着松枝的壁爐。

這位垂危的病人，是個又和平又善良的老翁。他的心腸很好，可是他一生下地來就有一種孤僻的性情。他不喜歡多說話，以為多說話人都是不可理喻的痞子。滔滔不絕的說話，他以為只是虛偽，奸詐，欺騙和掩飾的表白。他整天的閒散着，不讀書，也不做事。他最愛好的，就是靜靜地站

在窗前，看乳色的白雲在窗外軟軟的滑過。在那悠忽的浮雲上面，他彷彿看透了全世界，全人類，全宇宙。他覺得什麼都是暫存，一切都是偶然。眩人的美麗，不久就會變成嘔人的醜惡；驚人的奇異，不久也會變成厭人的平凡。他覺得人生只是一個夢，一個謎。簡單，虛幻，陰黯而且可厭！

他整天的幽閉着自己，就如柴霍甫所寫的套中人皮理國。他禁止兒媳們養雞，養鴨，以及一切有生命的動物。他喜歡蒙住被頭默想，就是想到極平常的事情也會縱聲的狂笑。聽到自己古怪的笑聲，也會覺得異常的厭惡。他一生很少知心的朋友，尤其是晚年，差不多同世人完全斷絕了交緣。有時他也感到窮年累月幽閉在小房裏的苦悶，渴念同自己隔得並不怎樣遙遠的另一個活的，生動的世界。但是他一轉念到那些偽善的嘮叨，勉強

的微笑，強爲敷衍的神情，他又不覺打了一個寒噤。

隣人遠遠的避開了他，在背地裏把他當作一個談笑的話柄。就是他自己的兒媳，也因為忍耐不住他的孤僻，忍耐不住家庭裏沈悶的空氣，把他恨得澈骨。覺得他不早死，是他們最大的不幸。

這種孤僻的脾氣，在他被強迫着結婚的時候，曾經稍稍的改了一點。在那個時期中，他曾過了一些比較生動的生活。但是不久，他又突然的愛上了孤獨。他覺得空虛，落寞，彷彿驟然失去了一件真實。厭棄妻，厭棄還在母親懷抱裏的兒子，甚至也極端的厭棄自己。所以妻死了，他也並不覺得怎樣傷心。少了一個時常要在自己身邊糾纏不休的婦人，反而使他感到釋了重負似的愉快。他自己也不了解：自己的性情怎麼竟會變成這樣的冷淡。他只覺得對於無論什麼都存敵意。一種空泛的憎惡，終天陰影似的

橫梗在他的心頭。

他整天的耽溺在幻想中，醜惡的現實使他寒心。

他就是這樣孤立無助的一個人，他了解什麼是幸福。他雖然不時的夢見燦爛的陽光，可是他醒來所見却只是一片灰色寒冷的天。他一想起一人，想起人們所豔羨的一幸福——，就覺得異常的懊惱。

他雖然這樣的惱恨幸福，不相信人們真的會得到幸福。但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，却有一個很愉快的時期。在那個時候，他的春機正如花艸一樣的勃發，他的血管裏流動着青春的熱血。他那未老先枯的靈魂，重新蘇醒了過來。極強烈地，他需要一種同過去完全相反的生活，——一種美好，適意，熱情的生活。雖然他的性情非常孤僻，可是這種極強烈的衝動竟把它克服了。他不顧一切地，熱情地愛着一個鄰家的少女。她的名字叫做勞

春，同他自幼就很習熟，不過發現出她的美貌，而且狂熱地愛上了她，却還是在他十五歲的時候。

他愛她的熱烈，真已到了自熱的程度。一個最孤獨的人，但同時却又是最富於熱情的。他也是這樣，他是狂熱得幾乎瘋了。

夕陽晚晚的晚上，是他們最歡樂的時候。他們總是互相樓抱着，在碧碌的艸地上皮球似的打滾。艸地沿溪伸展出去，像個順長的土股。在它上面，滿是新割的香氣逼人的艸堆。碧色的嫩艸，襯着在它旁邊流瀉着金波的溪水。晚風吹過荒寂的田野，吹動了溪岸上的竹林。在竹林深處，每當朦朧的夜色掩上這溪柔波的黃昏，我們就可以聽到戲謔的，唧唧的，情人們狎暱的聲音。因為艸地是這樣的可愛，所以他們的興趣就分外的濃厚。她是活潑而又驕傲。生氣的時候，總是在他頭上銷氣的。他不但不要

得氣惱，反而覺得異常的痛快。他愛她的嫩掌，她的嬌噴，她的怒叱。他覺得在她含怒的時候，纔是最美麗最動人的一瞬。那雙發光的眼睛，他比作一座熱情的熔爐。一陣暴雨似的嫩掌落上他的雙頰時，他只覺得似搔非搔地，快樂得不知應該如何表示由衷的感謝。有時他竟忘形地流下淚來，摟着她的軟腰，挾着她的膀子，瘋狂地亂跳亂舞。一面跳，一面斷斷續續的唱道：

「美人的心，甜蜜而且溫馴。」

他摟得愈緊，她也就更溫馴地躺在他的懷裏。一雙燦爛的眼兒，溫柔地望着他的前額。修長的美髮，在黃金色的夕陽中隨風飄拂。

「你真的愛我嗎？」他好像不放心似的，畏怯的問。

「……：……：……」她只刁點的望着他，故意不答。

「我說，我心愛的！你實在有點愛我嗎？」他重複着問，焦急得搖着她的膀子。

「我不曉得，我不曉得！」她嬌喘着，裝出發怒的樣子：「愛與不愛，你自己應該知道！」

他溫和地，不勝憐愛似的撫摩着她的長髮。他恨自己太蠢，不善在女人的面前表示出在內心燃燒着的熱情。他覺得自己的性情，是不能博得女人的歡心。因此他說，他笑，極力想表示出他也同其他青年一樣的熱情於生活，熱情於戀愛。在這時候，他纔覺得生命是幸福的，青春是可感謝的。他似乎看到一線愉快的，熱情的，生命的微光，在發光的草地上，在深邃悠遠的空中，到處的閃耀。

於是他又熱情的唱着：

「美人的心，軟弱而且多情。」

但是天下的事，都是暫時的，短促的，一切都是偶爾曇花的一現。愛的歡悅，在生命的波濤中只是一朵渺小的浪花。他們歡樂的過了幾個月，他們的結局就來了。

就是那年六月的初頭，他一連好幾天不見芳春。他疑心她是病了，或者不幸遭了什麼變故，一到晚上，他就照例的跑到草地上去，但是一直坐到天黑，也還不見她的蹤跡。夕陽還是同樣的美麗，艸地還是同樣的發光，可是他總覺得缺少了一樣東西，空虛而又孤寂。他曾幾次跑到芳春家裏，可是那扇黑漆臺門，總是整天的閉着不開。他憤恨地看着那座巍巍欲墮的石牆，踱來踱去的徘徊了好久，終於只得悵然的離開。

「請問，隔壁的芳春姑娘搬到那裏去了？」有一天早晨，他終於忍耐不

住了，恨恨地問他母親。

「搬到古鶴鎮去了。」母親淡然的回答，好像毫不留意兒子的憂憤，仍在繼續地做着針線。

母親不以爲意的態度很使他生氣。他怨恨母親，咀咒母親，好像她是迫走芳春的罪魁。他很傷心的流下了眼淚，覺得就是天下最慈愛的母親也不能了解他的苦悶。他覺得女人的外貌雖是很美，可是她們的心却是任性而又殘忍。不然，爲什麼芳春走的時候不來向他告別呢？

「美人的心，任性而又殘忍。」

一到夕陽晚晚的晚上，他還是照例的跑到艸地上去，怯望着飄過頭上的浮雲，吐露出哀黯頭感的歌聲。

從此，歡笑又在他的臉上消失了。陰鬱的幻影壓扁了他的靈魂，凝住

了他的熱情。他覺得一生中最快樂的時候，再也不會有了。他痛恨女人的心竟是這樣的虛僞，拋棄了一個男子竟像拋棄了一塊爛牛肉。他了解天下的事情，都是因為互相欺騙，互相蒙蔽，纔有種種的花樣。人生本是一個把戲，人們如果不帶着假面是做不出好戲來的。他想到了這層，就會含着眼淚，很古怪的笑着。

從此，他就開始厭棄着自己，厭棄着母親，厭棄着弟妹，厭棄着一切偽善的人們。

現在他正害着可怕的痢疾，整天在黏滯的血膿中輾轉。他安靜地躺着，不呼喚，也不呻吟。他知道就是呼喚也不會有人答應，就是呻吟也不會有人憐恤。人們都希望他早死，尤其是他自己的兒媳。好像他一死了，家

裏就會少了一個暴君，世上就會少了一個累贅。他昏迷地裹着一條被單，口乾得發命。滿房的臭氣，滿房的蠅聲。蒸熱的夜氣裏，彷彿亂舞着死神的幻影。他幻想着死是一個陰沉的，鬱悶的，大而無底的深淵。人們一落下這個深淵，便是什麼都完了。

他覺得死是神祕，晦暗，不可捉摸的空洞，不可測計的無限。他覺得死是平安的，幸福的，並不如人們所想像的那樣可怕。他覺得在死的淨土上，纔有永恆的，不變的世界。沒有憂患，沒有紛擾，也沒有痛苦，有的只是綿綿無極的死的展開，生的消滅。

「我已睡了一世，

但是我還想睡，

現在正是永眠的時候了。」

他舉起枯手，在牀板上面很命的敲着。聽到咯吱咯吱的板響，好像同一生一肉搏得疲倦了，最後逃回死的安樂窩裏一樣的快樂。他喘着氣，不自然的笑着。他彷彿看見自己真的已經死了，被葬在一條小溪的旁邊。但是睜開眼睛一看，只見一個陰沈却無雨意的天，上面馳騁成羣的白雲。於是他像孩子似的哭了，因為他感到失望，覺得連死也是虛幻。

他是多麼熱情的憧憬着死，期待着死！

但是人的心，畢竟是不可解的謎。思想，感情，畢竟都同天上的霞，海裏的波，虛幻，縹渺，變化得不可捉摸。就同這位病人，他一面感覺到死是愉快，生是可厭；可是在他生活世上的最後幾天，却又劇烈地渴望着生。他回想到寂寞的兒時，暫短的青春，以及夭折了的愛妻，不自禁的流下了眼淚。一到夕陽晚晚的晚上，他就朦朧地記起芳春。他追悔着，不

曾把那個暫短的青春拉住。他彷彿看見一個土股似的艸地，溪水在它的旁邊閃耀着萬頃晶波。夏的黃昏，睡眼朦朧地，虛掩着荒寂的田野。從竹林深處，不時傳來動人情思的低語。鮮豔，嬌麗，一切都是顯得異常的神秘。這時他們並肩坐在艸堆上面，互相摟抱着，誰也不願說話。不過有時他們也偶爾談到結婚，談到新家庭的布置，談到小孩子，甚至談到小孩子的養育費。於是，他們就互相的靠在一起，唇與唇接，頸與頸摩，就在這樣忘我的境界裏，他們隱約地看到了微妙的生活。於是他又彷彿看到了她的捲髮，她的朱唇；那雙浪漫的眼睛望着蔚藍的蒼穹，同一個已經出嫁過的婦人似的低頭沈思。……

他想到過去的一切。燃燒着想活的念頭。他覺得自己孤獨了一生，彷彿只是做完了一場噩夢。他真覺得驚異，一個有生命的動物，怎麼能夠那

樣沉悶的，陰黯的生活下去。他咀咒着虛偽的人們，但他却更深刻的厭惡着自己，厭惡着自己過來的死一樣的生活。他覺得自己差不多沒有活過的一樣，就是這樣平凡的死去無論如何是不甘心的。他想像死時的情形，一個能說能笑的人會突然的變成無靈知的屍身。他顫抖着，癱瘓着，一雙消瘦的枯手，在空中不住的亂舞。像在抗拒着快要臨頭的運命。他彷彿看見死神的銀戟，又好像聽見了一種異樣的翅膀聲。他知道自己的生命快要完結，以後不能再見任何事物，再聽任何聲音了。彷彿他還是第一次看見這樣美麗的夜晚，第一次聽見這樣動聽的蛙聲。他一閉上眼睛，就會看見一具油漆過的黑棺，赫然放在他的面前。但是他伸出手去捫摸，却只觸着冰冷的牆壁。他掙扎着，呼喊著，無論怎樣總是擺脫不開黑棺的幻像。他的全身都出着冷汗，頭是脹得昏昏的，疼痛得差不多麻痺了。他知道自己的運

命已經很短，很促；知道人類無論怎樣逃避不了最後的結局，最後的審判。在未死以前，他很想有機會再看一看那個美麗的艸地，那條在夕陽下閃耀着金波的小溪。於是他用雙手攀住床架，想豎起身來。但是剛好坐直，他又像一段朽木似的，依舊頹然地倒在枕上了。

——我還想活，我還想活！我爲什麼要死？人是不是不能再死第二次的啊！

.....

他哭泣着，雙手雷似的擊着牀板。他的眼睛睜得很大，面孔脹紅得像隻煮熟的螃蟹。他的精神似乎異常興奮，蒼白的眉目間似乎有道帶光的陰影，.....這是人類最後的返照。

.....

這樣的掙扎了幾天，老人的靈魂終於在黏滯的血膿中超昇了。

那是一個晴快的早晨，雨後的陽光分外溫柔地，輕輕地撫摩着萬葉。碧空和大地之間，籠罩着一層金色的，半透明的薄紗。晨風在窗櫺上周旋，大聲的打着哈哈。田稻噴吐着從未有過的香氣，溪面上似乎浮動着一層新的生命，新的波動。

就在這樣美好的，歡快的晨光中，我們這位孤獨了一生的老人，終竟在最後的掙扎中永遠隔絕了人世。在他快要斷氣的時候，他的兒媳們正在隔壁無聲地用飯。

他們忽然聽到一陣微弱的哀求，一陣疾喘的聲音。愈來愈軟弱，最後却是一聲陰沈的嘆息。那種抑鬱到了極點的嘆息，是表示人類達到了最後目的底一個符號。

「芳春，芳春，唉，芳春！……」

他們聽到病人最後的呼喚。

第三天早晨，依然是晴朗的天色，一碧的長空。雀聲雖然有點喧嘩，但是睡眠朦朧的大地，却依然在銀灰色的薄霧中顯出永恆的靜謐，永恆的沈寂。一切都很快，輕爽，而且煥發。顯然的，死了一個無足重輕的人，在這譎幻多變的宇宙中，只如乾枯了一滴流泉，墮落了一顆星星，平凡而且渺小。

大約八點鐘光景，一行葬列正在凹凸不平的村道上移動。棺材遠遠的落在後面，送殯的人們排成一條白練。每經過一個村落，女人們就同某種責任臨頭似的，勉強擠出了一點眼淚，嬌聲嬌氣的，唱歌似的哭着。好像是個教堂裏面的唱詩班，她們都把哭聲拉得很悠長很響亮；抑揚頓挫，似乎還有節奏。

沒有真的傷感，也沒有真的哀痛，大家只是微微的感到一層淡漠的重壓，一陣空虛的疲倦。

沒有多時，葬列就停在一座山的半腰，墓地並不怎樣舒暢，四面都是蒼勁翁鬱的古松。松濤發出可怕的巨吼，遠遠可以聽到泉滴的清響。

滿山的荒塚，滿塚的野藤。在野藤中，我們可以看到許多凌亂的，被湮沒已久的墓碑。在那笨重的石塊下面，臥着久已被人遺忘了的人們。

棺材寂然無聲的停下，人們都在靜穆的向着墓穴致哀。道士在墓前焚化了紙錢，搖動了鐵鈴，唱出低沉粗濁的禱歌。他們只管很吃力很勉強的唱着，但是那種嘶啞的不自然的聲音，並不能使人感到一點嚴肅，一點悲哀。女人們都偷偷地換上了平常穿的衣服，站在一旁等待假哭的機會。

棺材將要放進墓穴的時候，忽然一個白髮如雪的老婦人，從婦人的隊

伍中跑了出來，伏在棺蓋上面號啕大哭。她的哭聲好像一隻烏鴉的哀啼，空谷的回響嗚嗚的穿過墳地。她的身上發出一陣下等肥皂似的臭氣，使得送殯的人們很想嘔吐。她的頭髮已經落了大半，眼睛遲鈍的釘住墓穴。一雙眼睛紅腫得不成樣子，枯手疼疼的敲着棺蓋，神情非常可憐而好笑。

這就是芳春，就是老人年輕時候曾經瘋狂地戀愛過的那位姑娘。如果人們曾經見過那時候的她，再也不會相信這樣愚蠢可憐的老太婆曾經有過那麼美貌的一個時期。

她像回想到他們的往事，痛心他們已經永遠失去了的青春。她知道自己的壽命也是不久了，死是誰都不能免的運命。她奇妙地恐怖着，彷彿滿山都是死的顏色，死的聲音。一個冰冷的感覺，總是魂魄似的附在她的身上。她似乎看見田，看見水，看見艸地，看見老人的鬍子，在慘澹的白霧

中鬼形似的飄動。她又好像聽見老人在呼喚她，她的身體像飛蛾似的，在死的微光中無力的掙扎。

她的眼淚不住的落下，哭聲像陣冰塊似的凍住了人們的心。不安的空氣瀰漫着全山。

許多婦人，都紛紛的走來勸她。但是她像決了心似的，死也不肯離開棺材一步。

『一切都已太遲，就是哭也無用。』空虛的墳墓裏面，好像有個絕望的聲音。

老太婆好像哭得倦了，快快的走下山去。於是，黑色的泥土終於掩蓋了棺材。

從此山的半腰，就憑空添出了一翼新墳。孤獨一世的老人，從此再也

不會聽到那些假意的安慰，那些用錢買來的經咒，那些嬌聲嬌氣的哭聲了。

c

從此他就永遠隔絕了偽善的世界，偽善的人們。從此，健忘的人們再也不會提起他的消息了。

一座荒寂的山上，空留下風的吹撓，樹的悲嘯。他的墓前，過了不知幾年幾月，還是沒有一個人的蹤跡。

但是一個陰鬱的午後，墓前忽然來了一個憔悴異常的青年。這時天正疲憊地灑着秋雨，空氣潮潤而且悶人。松濤依然狂吼得異常可怕，白雪依然堆在蒼鬱的松葉上面，軟軟地，無聲地滑過。一切都是依舊，唯有老人的墓上已經長滿了野蕨。

青年默默地跑到墓前，靜默地劃過十字，然後從懷中取出一個鐵錘，

在墓碑上面刻上了幾行大字：

「人生只是一個夢，一個謎，夢醒謎解的時候，却已萬事休了。」

梨

一個婦人的自述

一

……我兒時的一個深秋，梨已熟透了。

那時我們家裏的梨樹真多。一行一行的，交蔭在縱橫參錯的阡陌上，是那樣的繁茂。我最忘不了黃昏時候，那些梨樹就像變鬱的，慘澹的葬列，襯着漸漸黯淡下去，漸漸模糊下去的陽光，濃碧的梨葉變成蒼黑。累累下垂的漿果，肥而又圓，在和風中不勝厭倦地搖曳。人們祇要一看到，就會想及那鮮甜，那清涼，那滋潤的香味，而不自禁的垂下涎來。

我們家裏正興旺。母親還健在，哥哥還沒有現在一樣的墮落，嫂嫂也還是一個年輕美貌的婦人。我自己祇有十多歲。聰明，漂亮，性情又倔強。那種荒唐浪漫的程度，直同一個最難馴制的男孩。母親絕不管束我，她不願心愛的女兒有什麼拘束。家裏人也都不敢惹我，事事都聽我自便。你一聲妹妹，他一聲妹妹，極力奉承我，縱容我，把我嬌養得慣了。

我那時確是幸福。但那不是狂熱的，同現在都市姑娘所享受的一樣；却是清翠，明媚，天真而且純潔。

同我分享幸福的，是姑母的兒子，也就是我現在的丈夫。他是個溫柔，美貌，而又勇邁的少年。他的外表和性情，都是同樣的使我心醉。梨一熟，他就同姑母來了。他來的時候，很斯文，很儒雅，坐在他母親身旁，像一個貴客。不說話，也不吃梨，彷彿很莊嚴自重。母親是個歡喜孩子的

，爽性而又溫和的婦人。她看見孩子呆坐在那裏，就大聲的喊：

——呆在那裏做什麼？木頭！動動手，動動腳，檢那頂大頂好的喫罷

！

但那孩子看成堆的梨，在屋隅閃光。搖搖頭表示不要。他知道野外的梨，要比家裏現成的新鮮得多，有滋味得多。何況同我分喫的甜蜜，非在樹下不能嘗到呢？

到了傍晚，姑母回去了，表哥却留在我的家裏。

姑母一出門，表哥馬上活動起來。扮鬼臉，學豬叫，故意躲在我的背後。當母親查問他上那裏去了的時候，他從我的背後突然站起，使母親嚇了一跳，過了半天，她纔叫咒出聲來：

——娘在這裏像木頭，娘一走，却又像活鬼了。

聽到這柔聲的咀咒，他祇是眯着嘴笑，那梨頰上的微過多情地向我展開。

一一

我們踏着黃昏的陰影，臂挽臂的橫過田野，走進漆黑陰森的梨圃。廣漠的平原，很安靜的躺在天涯，微颺吹靜了孩子們的心。一陣朦朧的芬芳，很難辨別出是林木的呼吸，抑是夜氣的蒸騰。一切都顯得如此神祕，如此不可理解。我們睡上稻草披頂的小搖籃，默無一言的對着星空，幻夢飄過我們的心頭。有人在隔圃吹嘯，聲音原是活潑的，愉快的；但經過薄霧的迂迴，竟變成悽戚而且滯緩。浮在遠空中的峯巒，好像漸漸的逼近，而且崩潰了似的壓上壠畝。另外有種斷續的，不分明的幽聲，似乎起在林間，又似乎來自遠隔圃外的溪澗。看見一陣微顫在我身上掠過的時候，表哥

拍拍胸膛說：

你可怕？有我在這裏呢。

他說話很自信，似乎真的什麼都不怕，我也就信賴他的大膽了。但是聽到夜鳥啄梨的聲音，我還免不了躲避在他的腋下，像一個孩子。乘這機會，那有力的臂膀，就把我捉住，而且不讓我透氣地狂吻着我的嘴唇。

點上燈籠罷。

大約他也耐不住黑暗的威脅，催促我點上燈籠。於是我就聽從了他的話，像一切女子服從男人的吩咐一樣，蹣手蹣腳的擦燃了火柴。於是一盞螢光似的燈，就在沉夜的萬丈黑淵中幽明。

我們把燈籠斜掛在枝間。一弧灰白的光暈，在黑淵中劃出了光明。在燈光的澈照中，那卵形的樹葉，顯得異常奇致。表哥能夠輕猿似的爬上樹

頂，那輕盈，那敏捷，我如今想到還會動心。他騎在較粗的樹枝上，先向我微微一笑，然後拱一拱手，說一聲『請了。』於是肥碩可愛的漿果，就一連掉下了五個。

『五子登科。』他高聲喊，聲音是那樣的清明，那樣的柔脆。樹葉因為身體的重壓，起了一陣輕微的顫抖，發出含糊的，蕭蕭的聲音。他看見梨子都已落入了我的懷抱，於是就活靈活跳的溜下樹來，用不及迴避的迅速，把我抱住，輕輕的親着我說：

『你可願意我們的兒子，——不，你的兒子中狀元？』

他用熱烈的眼睛看我，烏溜溜的神氣十足，似乎很嚴重似的待我回答。我不立刻聲張，故意使他急一急，祇輕輕地往樹叢的黑影中移。在這時候，夜色鮮濃的水涼空氣裏，沒有月光却有飛渡河漢的星星。他說『我們』

又疾忙改口爲「你」的用意，羞得我兩頰緋紅。

——我不懂，……：……不懂狀元是什麼？

——你真蠢！怎麼連那時常看到的戲子都不認得？

他笑着逼上一步，又溫柔的親我一下。我却楞起大眼，裝作愈弄愈糊塗了的光景：

——可是小花臉？

——不，你弄錯了。狀元都是帶紗帽，穿朝服的公子，怎麼會像小花臉那樣的輕佻？

他爲了解釋的便利，離開我，在樹影下一搖一擺的弄起玄虛，那似真非真的樣子，使我快樂得發抖。

這樣的鬧了許久，我們又上牀睡了。睡以前，我們照例要喫幾個梨，

不然就會睡不安。他老是檢那最好的給我。我並不推却，却在細心地去了皮以後，突然寒入他的口裏，他也不拒絕，但在喫了一半後，却又突然的寒還。這樣一推一送，一來一往，使我渾忘了黑夜，渾忘了星光，渾忘了林外河水的低咽。……

夜半的時候，月光朗照。我們夠睡在小稻舖上，但有時却給防賊的擊柝聲驚醒了。我們惱恨那種聲音，雖然在柔媚的秋夜，並不同白天裏一樣的噪耳。於是我們喫了幾個梨，彷彿這厭煩的感覺立刻冰消了的一樣，我們又安然地入睡。

三

表哥如膠似的戀住我。他愛我真是熱烈的，近於成人的瘋狂。那多情的戀愛，使我的幸福更加上一層濃豔的色彩。

有一個秋夜，雨有時纏綿地輕澆，有時却又狂暴地滂沱，從窗口外望，可以看見一片陰慘的，悲涼的黑黯。在那寒冷的浩蕩中，祇有一條灰白色的古道，從附近的一個高丘上蜿蜒而下。支離破碎的村舍中，射出耀目的寒光，屈折在溷濁的水窪裏。

我因為腳腫上生了一個瘡，睡在牀上已經好幾天了。這幾天母親阿嫂們都在野外拾梨，無暇顧及我的孤寂。祇有他，整日夜的陪伴我；一雙有神的眸子，似乎不會厭倦的向我凝視。他莊嚴地坐在一只榻上，面上毫不露笑容，除了我向他有所詢問的時候。他有時伸過手來，摸摸我的前額問：

——你可覺得痛？

不，一點也不覺得。

問：

就是真的痛，我也不願意使他知道。但他總是過不了一刻，又擔心的

——你怕會睡厭了罷？

——不，我覺得舒服，彷彿睡在梨樹下的稻草舖上。

我提及梨樹下的稻草舖，他似乎想及那所有的甜蜜，微微一笑。

——那麼你想喫梨嗎？

——拿幾隻來也好。

於是他出去了。

我以為他是到隔壁去的，因為那裏放着許多剛摘回來的鮮梨。但是立刻過去了，又是一刻，他還不見回來。我喊，也沒有回應。他一定冒着那樣大的風雨，衝向黑夜裏去了。我想起他或許會滑倒在泥濘中，或許會跌

傷在梨樹下，也或許更壞，喔，我怎敢想像，如果落入那條水流湍急的小河中？……

我等着，傾聽四周的聲響，不覺毛髮悚然。

他終於回來了。手裏抱着一滿筐肥梨，面色微帶蒼白。

啊，你真多費力！

爲什麼？

——隔壁不是有現成的鮮梨嗎？

但總不及我剛剛帶回來的鮮美。

我咽下哭聲，默然地看他把一筐梨統都擺在我的牀前。他不顧遍身的淋漓，小心翼翼地削去梨皮，再切成細片，用手巾托到我的嘴邊。看見那沾滿泥漿的衣服，溼飽了污水的鞋，我心的深處突然感到了一陣隱痛。

四

十六歲那年，我同表哥訂了親。祇隔得上兩年，我們便結婚了。嗣後每逢梨熟的時候，我們還是孩子一樣的回到我母親家裏，在那稻草舖上過了幾個秋夜。我們的興趣雖已漸漸的減弱，但還不十分稀薄。有時偶爾想起『五子登科』一句話，我還免不了赧顏。

生活愉快而且安靜的展延下去。姑母的脾氣很好，溫厚而且慈愛，什麼事都讓我們自己作主。整整兩年，婆媳間總是氳氳着一團和氣。這和平安甯的家庭生活，使我對於丈夫的恩愛，愈過愈濃了。

但在第三年初夏，在姑母的喪事料理妥當了以後，丈夫因為在杭州做事，我們不得不離開家鄉。在動身的前一天，我趕回母家，在她老人家的面前整整坐了一個上午。她的面容慘白，一雙模糊的老眼，顯然是汪滿了

淚水的。她吩咐我路上小心，寒熱都靠自己留意。聽了那些叮囑小孩子的話，如果在平時，我一定竊笑，但在那天却只能飲泣。我不知怎樣感謝，怎樣安慰，我只覺得那一顆心的力量。

薄暮，我同母親去看了梨園。那時是初夏，梨花已經盛開了。一片錦繡似的白色，襯在那一帶深綠的背景上，閃閃發亮。

——你這一去，不知什麼時候纔能回來，難道梨熟了再走也不成嗎？

母親手指着梨花，向空中畫了圓而又肥的梨形，眼圈又紅了。

我原想回答一句隨便什麼話，但努力了半天，却只緊緊的握一握她的瘦手，要她馬上回家。在歸途中，我們看見阿嫂抱着剛滿週歲的孩子，依在籬旁向我們遙望。那孩子是肥胖可愛的，他有一頭很潤的黑髮。當我們走近籬邊，他跳起來歡迎老祖母。阿嫂拍拍他的肩膀說：

——叫一聲姑姑，從杭州回來的時候，她會買糕餅給你喫呢。

但那孩子祇是憨笑，拍着小手。我親了親那天真的前額，幾乎傷感得落下眼淚。

五

從此，母親每年總在一定的時間寄梨給我們。帶梨來的人，總是隨身帶一張字跡模糊的便箋。紙是同樣的顏色，同樣的花紋，寫的也差不多是同樣的幾句話。顯然她祇有一個心，——一個帶淚的，慈愛和憐憫交混成的心；她所需要告訴女兒的，也只是同樣的，永恆的思念。

——我的兒，你又嘗到家鄉的土味了。伴這土味同來的，是你母親的思念。你嘗到那甜蜜時，大約也能念到寄梨人的悲苦。老境是淒涼的。但在我的殘年中，却于淒涼外，加還上一層期待的焦灼。你難道不能回來看

我一次？唉，只要一次！……

雖然字句上略有更動。但內含的意思，却是同樣纏綿的相思。看了短簡，我們不知有過了多少惆悵，多少嘆息。有幾次，我真恨不得立刻抓起隨身帶的衣服就走。母親的聲音笑貌，在我們夫婦倆的心頭同成痛苦的重壓。但結果，爲了生活的束縛，我們總是勉強抑住了悲哀，由我寫了一封婉辭慰藉的長信去。想到信到了母親那邊，以及她展閱時的失望，殊令我心碎。

去年寄梨來的時間，比前年稍遲了幾天。梨也比較壞，我竟一連發現了幾個給鳥啄空的爛果。母親檢梨最仔細，最內行，斷不會讓所有的梨中，有一個小孔，一點缺陷。她裝梨的方法也很考究，老是那樣勻適，那樣整齊。但是去年的情形却變了，梨是雜亂地堆在筐裏，上面也不蓋一

點草。至於便箋上的句子，簡直和以前全然無異，彷彿是誰給媽直抄下來的一樣。字跡確也不同，雖則驟然看去，容易給它所矇混。對於這一些好像很微的變象，我們都感到了一點驚異。我們疑心媽生病，或者同哥嘔了氣，人生最陰黯的方面，我們却絕沒有想到。就是那些小疑慮，也經帶梨人的一番解說，漸漸淡下了。

六

今年秋天，我們纔達到了回家的願望。那天有小雨，到江干的一條路上，特別泥濘。車輾過低窪，水簡直濺到坐客身上。天灰茫地，錢塘江浸在陰霧中，遠景非常悽涼。浙江一帶房屋，在這淫雨天氣裏，似乎古老了許多。山影模糊，小輪的烟影，漸漸濃聚，又漸漸消散。我們重覆地談着家鄉雜話，尤其時常談到梨，因為那時正是梨熟的時候了。

第二天黃昏，我們纔到了家。看見半露在梨圃背後的老屋時，我們真的忍不住下淚。

——你想丈夫在家，還是在梨圃裏？

丈夫很激動的問我，但我不回答。心境很凌亂，我不曉得他究竟問我什麼事。一近家門，彷彿什麼事都變了色相，變了聲音。連丈夫的說話，也似乎變成更親切，更溫柔。

轉過了幾條小徑，我們停落在一座古屋前——那就是我們的舊巢。門虛掩着，但我們不想立刻進去，要先看一看它的外形有無改變。這遲疑，就如一對渴想晤面的老友，却爲了興趣與好奇，故意延長見面前的時間一樣。房子的四周還是依舊，那清翠的修竹，那蜿蜒的古道，還是同以前完全一樣。但是推開門一看却教我們驚住了。我們祇覺得一陣昏黑，一股陰

森。冷風吹進了牆壁，塵埃遮掩了天花板的顏色。桌椅孤寂地散亂各處，掛在壁上的鐵鋤，也已上了銹。黑洞洞的牛欄裏，嗅不到一點牛糞氣，大約早已空着了。在深沉的靜寂中，隱約地可以聽到一聲聲的豬醒。

——媽！

我低聲喊。我的心跳動得厲害，預期着一聲熱烈的歡迎，一個熱情的擁抱。但是我的聲音，在蕭條的空中消失了，還聽不到一點回響。

——媽！

我比較高聲喊，心裏有點奇異。丈夫插嘴說：

——我想她一定在梨園裏。

我點頭。但想她或許在樓上睡熟了，於是再有力的喊一聲：

媽！

大約這次喊得格外重，我聽見樓上嫂嫂的應聲了：

——是誰呀？

——是我呢，嫂嫂！

——哦，是姑娘嗎？我真料不到是你！

於是，我聽到一陣樓上的騷動。經過一陣急促的，樓梯上的脚步聲後，我纔看到一張憔悴的臉孔，出現在近門的一線微光裏，那臉孔漸漸的逼近，幾乎使我吃了一驚。聽了她那老是淒然若泣的聲音，握了那雙消瘦了的手，我纔敢信任自己的眼睛。

——嫂，你像瘦了呢。

——是的……，姑娘！從你們走後，我就陷入地獄了。你剛纔不是喊

媽嗎？

——她在梨圃裏嗎？

——哦，姑娘！我該怎樣告訴你，媽已經死了。

——死了？什麼時候？

——去年梨熟的時候。

——寄梨給我們以前？

——是的，一個大雨的夜半——

——但你竟不給我們曉得……

——那是媽自己的意思。她平時雖很思念你；但她臨終時，却極力要我暫時瞞住你們。她怕你們冒着那樣的大風雨，星夜趕回來送終。這樣迢遠的路途，她不忍你們跋涉——

——她竟哽咽起來了，媽愛她不下於愛我，所以她的傷痛也不下於我的深

沉。命運的變化，是這樣不測；去年寄梨時的疑慮，竟倍加慘酷地證實了。我不再說話，一個人處在這種境地，還能說什麼。我想起母親臨終前的苦心，我的手是感到了一陣冰冷，一陣劇痛。她平日是那樣的想我回家；但在大去以前，竟爲了不忍我的跋涉，犧牲了渴望已久的，母女的最後一見。……

——表弟那裏去了呢？

丈夫想把靜默的空氣打破，所以憑空地問了一句。他以爲這樣把話頭一轉，或許會把這種可怕的話，苦痛的窒悶鬆弛一下。但是已經哽咽了的阿嫂，聽了這句揭開隱痛的話，却突然的放聲大哭起來：

——再不要講，再不要講，姑丈！他催死了母親，陷我們於窮困，毫無心肝的叫我們落難了。他典當了一切，變賣了一切，連那些梨樹也在內

。大約他又喫酒去了，每天總是醉醺醺的，酒醒了就去賭博。……

她伏在桌上，肩膀抽搐着，愈哭愈哀。一頂破了的氈帽，落在地上。經了我們的苦勸，她放低了聲音。但那強抑制住的啜泣，更使我心痛。——連那些梨樹也在內，——這句話在我的心上特別響亮，特別鋒利。

七

已經七點多鐘了，阿嫂纔想起了我們的肚餓。於是她就上樓去，翻箱倒櫃的大事搜尋。鑰匙碰在銅鎖上的響聲，很刺耳。過了許久，我們纔看見她的手裏端着一束曬麵。這是我們家鄉的上產，是麵的一種，但是滋味遠不如普通麵館裏所用的鮮美。因為便宜，而且很容易儲存，所以農家多用以饗客。我們都不歡喜吃，這是嫂嫂所熟稔的，但這夜她却用來當我們的晚餐。這當然不是她一時的糊塗，一時的昏亂。我們勉強吃了這種年輕

時候從未過口的，寒酸的點心，嘗到了一種辛酸的苦味。我走進積滿灰塵的廚房，幫嫂嫂收拾了碗碟。那裏有陣霉爛的氣味幾乎把我打倒。爐灶全壞了，從前那種整潔的光輝，已給久積的塵污所掩。那黝黑的，窮困的碗櫥，門都大開着，很饕餮似的向着黑處。在那冰冷的鍋蓋上，很難想像會有白米飯的香氣從那裏透出；那交織着蜘蛛網的小灶裏，好像從不會有過熾狂的火焰。……

我們睡在廚房隔壁的中堂裏。這中堂，從前是那樣的熱鬧。我彷彿看見那些閃亮光的梨，那整天繚繞着香火的神壇，那孩子的歌，那母親的笑。『檢那頂大頂好的吃罷。』我彷彿聽到了這句話，而且一直在我的耳鼓裏響動。

夜半的時候，我聽到一陣開門關門的聲音。跟着一陣咳嗽聲，嚶語聲

，還有一種沉重的，雜亂而又不穩的步聲。凳桌都給撞倒了。在一陣靜寂以後，我石見火柴在黑黯中擦亮。一個瘦長的男子，在微光中踉蹌的踏上扶梯。

「哥哥回來了。」

我輕聲對丈夫說，他祇答了一個「唔。」

我們重新靜默了。而且像害怕黑黯似的躲在破窠裏，聽樓上有什麼響動。

「爸爸！」

「什麼？」

「梨買來了嗎？」

「梨？」

——是的，爸爸！你早上不是答應過的嗎？

——你真想得出奇，孩子！你知道我們還有幾天飯吃？

——但是你答應過……

——不要說空口答應，就是你爸爸畫上了花押，他也不能憑空變出梨來呀。

——就是你變不出，偷也要去偷來的，早上爲什麼要那樣口空呢？

——嫂嫂插了一句嘴，聲音是粗啞的。

——不要你多嘴！

她果然不響了。在平時，我想她斷然不會如此示弱。她所以吞聲，是爲了怕驚擾我們。但那孩子却啼哭起來。開始是低微的，幽抑的；後來却逐漸的增高，逐漸的嘹亮。那尖聲重濁的，暗啞的流佈開來，使人不忍卒

聽。

——你起來，我推推丈夫：——去買幾個梨來罷。這時候，大約梨圃裏還有人未睡，你還記得那扇後門嗎？

——記得的。

——你知道最近的梨圃嗎？

——知道的。

於是丈夫冒在冷的風，冷的雨中。過一會他就回來了。那沾滿了一身泥水的情景，彷彿我以前說起過的那個秋夜。但那時他是爲了我，現在却是爲了我的姪兒。時日的懸距，心情的變異，都是這樣的迅速。

我帶着鮮梨，輕聲的敲門。

——呀，怎麼你竟回來了？

哥哥看見是我，很古怪的叫了起來。他的面色灰敗，在那盞油燈的閃耀下，真夠駭人。他的眼紅腫，好像酒吃過度了，至今未醒。

我無心回答，直趨他們的睡牀前，把梨子統都放在被上。

孩子很瘦弱。黑臉孔，深陷的眼睛，給淚水遮着，模糊地閃光。他的頭髮櫻黃，伸在被外的小手，毫無血色。他看見一整堆梨，彷彿不可信似的，臉色快樂得轉白了。他夢似的注視着，注視着。摸摸它們的葉柄，肥大的輪廓，以及那櫻黑色的細點，他的心簡直在驚奇之中陶醉了。他親了親他們，一會兒放在掌上，一會兒藏在被下。最後他把最心愛的一個留在外面，其餘的統都放在枕後。這樣似乎還不能放心，因為我看他時常翻出來數，看有沒有給偷走了一個。有一次，他把梨舉在唇邊，想吃掉；但剛剛碰到了牙齒，却又突然放下，好像太可惜了。他的臉上浮着幸福的微笑。

，看看我，然後輕輕的叫一聲；

——媽！

——什麼？

——那是誰？

——那是姑姑。

——我們的姑姑？

——是的。你應得謝謝，你享姑姑的福呢。

嫂一面說，一面禁不住翻過頭去。孩子沒有說話，祇是向我閃閃眼。那孱弱的，可憐的眼光，是乞求，抑是感謝，却誰能知道？他想梨已經想了一月多，整天的站在門外，張着燥極了的嘴，出神的望着梨圃。他從不敢向他們要，因為怕挨打。有幾個頑皮的鄰兒，曉得他的苦，故意在他的

眼前眩耀。當這種時候，他又不敢哭，祇是氣得發抖的往家裏躲。今天早上，醉鬼原答應買給他幾個，可憐眼巴巴的望了一整個日夜，但到頭還是落空……

……姑娘，你離家時他是那樣的肥嫩可愛，但現在却變成了這樣！

可憐的母親，終又忍不住哽咽了，至於我呢，想到自己年輕時候吃梨的容易，同自己祇隔得一代的孩子，想得幾個梨却竟已如此艱難，也禁不住淚泉洶湧。

第二天破曉，我們去看了母親的墳墓。墓地是在梨園附近，而且正對着我們曾經過了甜蜜時代的小稻鋪。

山谷之夜

一個秋天的早晨，輪在會稽山盡處的一個小城市中，正下著乳白的大霧。這時有個二十左右的女人，穿過濃重的濕霧，駐足在白沙街五號門牌的石塔上。她把頭縮進秋大衣裏，戰戰兢兢的站著，兩腿不住的顫抖。她的右手放在胸口，好像極力要把那顆暴跳的心壓住。她用幾乎失了知覺的左手敲門，門立刻開了。她很快地衝了進去，幾乎同那開門的男子，撞了一個英俊的年輕人，撞了個滿懷。

「……你在發抖呢。有人追著你嗎？……你真的抖得厲害，……你，……我想……一定受驚了……」那男子看到她面色灰白，口唇沒有一點兒

血的全身顫抖，他的說話立刻變成口吃了。

「不……你預備了嗎？我父親還在酣睡，但不久就會醒來。……九點鐘，鬧鐘一響，他就起身了，……呢，留心九點鐘！……」她聲音短促，神情異常的興奮。說完後，她很費力似的喘著氣，一雙眼直楞楞的望着男子。

「早預備了。……我什麼都不帶走，除了一隻很輕便的手提箱。」
「這樣輕鬆好，多帶東西會累死我們。外面剛下著大霧，我們應得趕快走。……我也只拿了父親的一把手鎗，五百塊錢的鈔票……」她看一看錶說：「喔，留心九點鐘！」

霧愈下愈濃，兩人很急地出門，一雙背影漸漸消失在乳白深處。

……太陽露臉了，霧變成橫空舒卷的浮雲。這時他們已經跑出二十多

里，在一個山道上走著了。這一帶全是山路，行旅非常不便，非常危險。兩旁綿互著的，全是闊大的巉巖。那巍然聳入半空的連峯，那陰森鬱茂的古松，使他們看著心跳。他們以前經過這裏多是坐轎的，但這次匆促的出奔，使他們沒有時間雇轎。坐在轎裏不但不怕，並且有種優閑的心情，可以恣意的賞玩山景。但這奇麗的山景，在這時，在他們氣喘心急的跑路當中，却變成危險的，難測的，彷彿地獄的鐵釘山。女人大約叫這峻陡的山勢給嚇呆了，一路祇默默的跟住他走，沒有自動的開過一次口。他却走不到兩步就拉住她的手，很關心的問她是否怕，是否疲倦；他老是搖搖頭不答，不得已時纔輕聲的說：「就是怕，疲倦，又有什麼法想呢？」

他們走上一條最高的山嶺，在這嶺上可以看到離山二十多里的城市。看到那彷彿遠在天外的人煙，他們又快樂，又驚嚇。這時他們實在倦極了

，但還得看清了并無人進山，纔敢放心的坐下休息。

九月的風，嫩洋洋地吹。他們因為過於疲倦，所以一躺下，竟馬上入了半睡的狀態。

「睡著了？」

「呃——」她回答，像睡著，又像清醒。她是一個懷了孕的女人，胎兒秘密的在她腹內，已有兩三個月的生命。這胎兒，這未來的小生命，就是他們這次私奔的原因。因走路過多，胎兒就不時的蠢動，這蠢動使她萬分痛楚。

「又動了！」當胎兒猛烈的蠢動時，她不自禁喊著說。

「怎樣？」

「又是猛烈的一陣，……喔又是……」

「你說怎樣？」

「我說胎兒又動了，一陣陣的疼痛。……你看……」

她說得似乎非常痛苦，很軟弱可憐的，把那個男子的右手放上她自己的腹部。

「啊——」他撫摸著在她腹內急烈蠢動的胎兒，驚惶得喊起來了：「爲了這孩子，我們應得喫盡苦，受盡難；如果我們再不走，那危難也會馬上眼見的，因爲胎兒已長得這樣大了……」

「還是少說些話罷。我真倦，讓我安安靜靜的休息一會。」

她合上眼睛，閉着嘴，倦臥在一條滿是松針的艸徑上。她的一雙腿，却還是不住地伸縮。

「這全是我造孽！」男子看到她的小腿痛苦伸縮，反覆著自譴自責。

……隔了不久，她就勉強的起來催促他走：

「在這兒不能過夜，快下山去找個村莊罷。」

太陽已晒到半面山谷了。晒不到太陽的羣山，陰森森的異常怕人。他們在暮色的四合中，翻過幾個較低的山崗，最後看到在山脚有類似房子的一點黑影。

「要是房子纔好呢——」她指著那點黑影說。

「如果不是房子，那我們只好在松林中露宿了。」

他們悽然地苦笑。遲疑了一會看天色漸黑，又不得不往前繼續的走，崎嶇不平的山路，幾乎使他們變成跛了。

終於一座古屋顯現在松林盡處。牠給人造在這裏，已有了三四十年的風吹雨打的歷史。用蘆葦和毛竹編成的牆壁，已經大部分坍塌。幾年前，牠

是空著沒有人住的，牠那時成爲烏鴉喜雀的巢穴。下雪天，時常有野豬，山虎，狼，躲進這古屋避寒。一直到現在，屋角仍有幾處留著乾了的鳥獸的糞堆。這裏也曾住過幾個管山人，但他們有的在黑夜裏給山虎咬死，有的砍柴從巖石上倒栽下來；因此一直空了十多年，也沒有一個人敢住。現在却有一個老人獨個子在這古屋中生活。他精神飽滿，身軀偉大，每天上山去趕賊，趕野獸，什麼事他都經歷，什麼危險他都不怕。他耐得下孤獨，這山谷，已成了他惟一的伴侶。他沒有財產，又沒有子孫，完全是個無牽無掛的赤身漢，所以就是成天置身在虎口中，他也一點不愁不得好死。

他們走到時，老人剛在門外閒坐。他遠遠看到兩個影子在山邊移動，很奇怪。在這人跡稀少，豺狼當道的谷中，又是黃昏的時候，突然看到這一對男女，真叫他納罕。見他們向他走來，更叫他驚惶。雖然他們是異性

，但他們全是黑髮蓬鬆，兩腿微跛，把全身跟毛蟲一樣的縮在秋大衣裏。他雖已活到六七十歲，照他自己想總算已經看遍了天下，看透了人生，但像這對男女差不多的打扮，他倒是少見。他懷疑地舉一舉手，高聲問：

「你們從那裏來的？」

「我們是過路人，老伯伯，你就住在這兒嗎？」

「是的。」老人慢聲慢氣地回答。他的說話是種混雜的口音。他穿的，是油板一樣醜醜，破爛得幾乎可以透風了的短襖，他頂的，是墨樣黑，剪了邊的氈帽；他指甲很長，很垢；他從不著襪，連草鞋也是漏了底的，在這陰森古屋前，見了這白髮，眼睛發光，精神矍鑠的老人，是很容易給人懷疑爲山鬼的。

「從這裏可以上溪口去嗎？」

「可以的。跨過前面那一條嶺，就有船隻了。」老人指著一座成天隱在雲霧中的高山。

他們抬頭望那山峯時，太陽早已不見了，月亮慢慢的升了上來。在銀灰色中，有幾條似乎倒懸半空中的瀑布，又澄澈，又透亮，閃耀得非常美麗。那些黑黢黢的，像驚濤似的連峯，這時都已成了青紫色。那曲折險巇的山道，蜿蜒地穿過叢嶺。從那些深谷中，彷彿不斷地吐出燦爛的，錯落的，萬千的星斗；那星斗，彷彿又很奇妙地升到天上，散在雲間。還有一片烟，一片詭譎多變的顏色，看去多隱奧，多奇瑰！但是這烟雲，這星斗，並不能消滅山容的猙獰，山色的陰森。

「老伯伯，讓我們在這兒耽擱一夜好嗎？天晚了呢。」

「可是可以的，但你們——老人儘看著他們，彷彿很不放心。」

「我們嗎？——」男子笑著說，「我們是初陽城裏人，因為犯了法，逃難經過這裏的。」

「那末請進吧。」老人微笑著回答。在這種偏僻的山裏，最能打動人心的，就是這種犯法逃難的事情。別提事實，就祇這一類名字，已夠引人注意了。他們最有興趣聽這類事，最同情這類人，就如看待傳奇中的英雄。老人也曾到過初陽，他知道那裏的人，全是蠻橫勇健，往往爲了一些小事，殺了人，破了產。那裏最流行，最漂亮的幾句話就是：「一拳頭，一尖刀。」男子漢安用客氣！「那地方人不僅男的如此，就是女的也是一樣。但看這男子這樣的軟弱，這樣的斯文，殺人這類事，於他全不相宜。而且那女人，難道也要跟著殺了人的丈夫一道跑嗎？所以那男子說他是犯法逃出來的，照他想，一定另有原因。」

「你犯了什麼法呢？」

「請別問，老伯伯！」

「是誤傷了人嗎？」

「不，決不是……」男子簡直無法叫老人停嘴。經過了許久嘍叨，他才算把話支吾開去。他因為急想看一石屋內的情形，而且這時夜色更濃，天氣也更涼了：她在秋大衣裏不住的顫抖，也真可憐，所以老人說話一停止，他馬上要他引他們進屋。

屋內跟地獄一樣的黑黯窄小，三個人走了進去，就不能很自由的旋轉了。地是泥鋪的。有幾處還生著雜草。牆土色，不曾粉刷過一次，風來時就跟著動搖。一進門，就嗅著一股臭氣，一陣陰涼襲得你發抖。柱子上掛著鳥槍，柴刀，草鞋，以及一整包一整包的煙葉。壁上用木錘釘著各種照

皮，花彩斑斕的，情景非常可怕。老人從屋角拿出一盞油燈，用大刀給點著了，於是一縷陰慘慘的幽光，射在上牆上，愈顯得黯淡可怕。他們很勉強的坐在一條板櫬上，怯然地環顧四周，傾聽著窗外的松聲。他們全很害怕，似乎預感著一種困厄，一種危難。他還不時鼓起勇氣問幾句關於山居的話，她却沉默著一聲不響。老人把一切安排好了後，就蹲到灶前預備晚餐。喔，那是怎樣的爐灶，怎樣的晚餐！那簡直祇是一堆土，一隻上鏽了的鐵鍋；放在上面煮的不像粥，不像羹，又不像飯的東西，水一沸，一股混雜的，野菜的惡氣味，就蒸騰上來。他們幾乎想嘔了。但那老人却還問他是否願意吃一點麥糊。

「不，我們全不餓！」他們隨聲回答，老人也不再客氣，就獨個子喫起來了。因為要避免看那野蠻的，粗率的，老人喫麥糊的樣子，他們移目

到門外。這時月光朗然，羣山靜穆地簪峙空際。從那些高山上繚延下來的森林的影子，不但長，而且很黑。貓頭鷹在岩洞裏怪叫，聲音又淒涼，又明晰。遠遠還可聽到不知名的猛獸，從這邊吼到那邊，那聲音彷彿是從死的，冷的，地獄裏來的警告。瀑布的奔騰，聽起來，很怪的並不是雄壯，却是悽慘。有時月亮忽地隱沒了，於是羣山在一片黑黯中，愈見峻峭。還有一種類似夏螢的秋虫忽明忽暗的在山麓遊移，像鬼火，他們知道那並不是磷，但又不知道究竟那是什麼。因為他們不懂得那光的來源，所以一種神祕的恐怖，竟使得他們毛髮悚然。尤其是懦弱的，胆怯的女人，她簡直不敢再向門外遠望了。

——老伯伯，請你把門關上吧。——

——那兒來的門？——老人說，他這時剛想放下飯碗；——門早就爛了，讓

我把破木板攔住門口吧。」

於是他真的拿出了一塊木板，用幾枝樹叉住。這就算數了，這大膽的老人，以爲那樣他們三個人的性命就有了保障。但是這對從未經驗過這種生活的男女，却怕得非常，這樣一塊破成一個個洞了的爛木板，遮住這樣一坐東坍西倒的舊屋，有什麼用？這比之露宿，平安得多少？而且那幾枝樹樑，全是七零八落，一折就斷的。所以這遮欄，別說是猛獸，是盜賊，就是一隻最無用的家畜，也能把它撞翻了。

「啊，多可怕！」女人顫抖著說。

「有什麼危險，總讓我先死；假若是沒有辦法，我們也可以一同犧牲……但我想，我們會得平安過去的。」男子安慰她說。他雖則胆大一點，也不免心驚肉跳的想起一切。

「我們死倒不要緊，但已有了幾個月生命的小寶寶，我們爲了他私奔，但在半途還是免不了摧折，還是無福分見一見陽光，見一見世界，這似乎更使我傷心……」

「那也沒有辦法的，人一到這種地方，誰能說得定呢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

這老人，這時已把鍋擦乾，爐火也熄了。他坐在一隻角落裏，很閑逸的抽著土煙。聽了他們的談話，看了他們的樣子，不覺笑着說：

「怕什麼？在雨天，黑夜，當荳子成熟時，我不時上山趕才偷荳的野兔，因爲在山上，我有幾塊自己墾種的荳地……」

他說得異常自信，異常鎮靜，彷彿什麼都不怕。爲了增加說話的力量，他開始講他自己的故事：

「記得有一次，我從荳地回來，是半夜光景，也是有月亮的天氣。我遠遠看見——真的，我不說謊——我真的眼見一隻山虎蹲在這門口，在撕裂我的一隻小狗。我那時很愛養狗，牠成天跟我上山下山，可以說是寸步不離的。碰巧那天牠獨自留在家裏看門，不幸就發生了。我聽見狗很可憐地叫了一聲，那畜生的生命馬上完了。那聲音真慘，我如今似乎還能聽到，但我並不害怕……」

老人吐了一口痰，又預備往下說，但給這個女人阻住了：

「請別再往下說吧，……我真怕，……」

她緊緊的擠近男人，彷彿他能保護她似的。因為她說得這樣可憐，老人也不使再開口了。他撥開灶前的木柴，攤開一束又髒，又濕，又粗硬的稻草，似乎很抱歉似的說：「就在這上面將就一夜吧。」

他們也祇得將就的躺下了。想到這一夜的苦挨，這一夜的危險，她的眼淚不絕地淌下。男人雖然替她拭眼淚，極力安慰她，但他自己的恐怖也不下於她。這一種環境，這一種生活，他們的確還是初經驗。那老人就在隔他們不遠的另一個草堆上睡下。他抽了一會煙，咳了一會嗽，不久就睡熟了。那有力的，粗宏的胸聲，在屋內不絕地迴蕩。他們却緊緊的抱着，發抖的口唇互相緊貼，在靜寂中不時漏出來幾聲長嘆。他們想起一些危險的，不能預測的事實，就連嘆氣也莫敢大聲了。

「也許就在這半夜裏，我們生命完了……」

「我想會得平安過去的，芸，明天我們總可睡在溪口的旅館裏了。那裏又平安，又舒服。」

「只好這樣希望著罷了……」

他們從牆縫中向外望去，月光更亮了。在月光下，巨大的樹影倒在地
上，幻成各種不同的、魘魅似的虛像。一陣從山坳中吹來的狂風，把樹林
吹動了，於是一陣蕭蕭的落葉，發出嚇人的聲音，那聲音由幽微轉到宏亮
，由淒涼轉到悲切。開始彷彿是淺流的急喘，到後又好像是大風雨的嗚咽
；就是天崩地裂，末日到了前的預言，或者日月無光，宇宙毀滅時的哀號
，也不過如此淒厲。那是不吉的惡風，陰風，一種能夠吹融人們骨肉的黑
旋風。它似乎從嶺頭，谷間，帶來了不幸，帶來了禍患。……

房子動搖了，屋頂格軋地響，那塊爛木尤其震動得利害，似乎就要給
飛走了的樣子。在這陰風慘號的時候，他們忽然聽到外面有一陣聲響，一
陣急促的，重濁的腳步聲，急馳而過。這聲音他們是生疏的，但他們能夠
辨出那有力的，雄健的蹣跳；那深沉的，粗壯的，彷彿一股狂風條起似的

吼聲。他們都屏息著，死的黑影，彷彿已遮在他們的眼前，悲慘的預感冷透他們全身。他們顫抖著，抽搐著，愈抱愈緊，命運的相同，使他們更相憐愛了。他們祇蓋著一條毛毯，這薄薄一層的毛織物，如何經得起這山谷下的夜寒？這砭骨的，不可抗拒的夜寒，使他們更加感到痛苦。而且更壞的，是那已有兩三個月生命的胎兒，這時又在母親懷裏蠢動了。女人因為怕，雖然感到澈體似的痛，也不敢高聲嚷苦。她祇是低聲啜泣，儘向著男人的肘下躲。她彷彿已經全失了知覺，昏昏迷迷的，不知過究竟尚在人間，還是已入地獄，她只覺得一片無窮盡的黑黯。

「我們早完了，如果那畜生撲進這間房子……」

「好在我們可以一道死。最可憐的確還是這胎兒，如果我們不私奔，受得下社會的指謫，攻擊，那他倒有幸運見一見天日。」

做母親的默然了。他在這種危險的時候；危險的地方，能夠跟她自己一樣的憐念到胎兒。他們罪惡的化身，她覺得非常感動，這神聖的，柔和的感動，竟壯她胆量不少。她覺得能夠跟他一道死，雖然可憐，但已無憾了。她輾轉了許久，最後終於朦朧地睡去。但他們一睡，就有許多老鼠不知從那裏出來，在各處跳躍著找尋食物。有一隻，竟到女人身邊用那長舌咂吮從她嘴角流出來的唾涎。在朦朧中，她聽到鼠叫，觸著鼠毛；她辨不出那是什麼東西，也聽不清那是什麼聲音；她想叫，想哭，但喉頭彷彿給梗住了。掙扎了半天，她纔吐出幾句斷續不清的嚙語：

「喔山虎，山虎……」

「什麼，芸，那兒又來了山虎？」

男子驚醒了，他一聽到喊聲，馬上跳起來，找到女人帶出來的手槍，

用顫抖的手，慌忙地裝進子彈，把鎗頭伸出爛木板外，不會瞄準的胡亂放了。

「什麼事，什麼事？」老人也醒了，一面喊，一面拏火刀取火，點著了油燈，他從壁上取下烏鎗，很敏捷的裝上火藥。

「老伯伯，門外來了老虎哪！」

「隨牠在門外好了，我們睡在屋裏有什麼要緊？我以為來了強盜呢。」

老人毫不介意的說。他把烏鎗仍然掛在壁上，吹滅了燈，又躺下睡了。那有力的，粗宏的胸聲。又不絕地在屋內迴蕩。

隔了不久，女人又嘆語了，男人又胡亂的放了一會手鎗；但那老人再不點火起身，也不再查問什麼了。這一對無用男女的虛驚，只使他好笑。

∴天亮了，在他們走向溪口鎮去的路上，想到昨晚的事，仍然叫他們怕得發抖。他們很奇怪還沒有死，走盡那些山，就像走盡了地獄；離開那些山，就像離開了夢境。陽光晶瑩地照在他們頭上，空氣的清新，使他們感到一種從夢覺醒轉來時一樣的歡快。他們依然還生在世上，依然還能互相依賴，親愛地，自由地走向光明。尤其使他們樂的，是他們胎兒，終於能夠逃避了催折，有幸運見一見天日，見一見世界；因為他們已往的紀念，以後的希望，全部寄托在胎兒的身上。所以他們一路上都是跳跳躍躍，肩並肩的，手攜手的，有時還故意站住了親吻一下說：『喔，這永遠忘不了的山谷之夜！』

暖 味

那天的月光分外朗澈。

修整的馬路，陰鬱的街楓，在如水的月光中，似乎鍍上了一層銀色。蟬在幽閑地唱。公園裏飄出音樂的聲音。汽車密密的排列着。兜風的太太們，坐在寬敞的車廂裏暢笑。日人辦的浴池裏，噴泉的水聲絲絲的在響。晚風逗着楓葉玩。幽寂的走道上，點綴着婆婆的樹影，顯出輕舒的，恬靜的情調。

市聲，祇在遙遙的遠處喧噪。

這時我止蹣來蹣去的，在走道上而往復的打着圈子。幽靜的夜景，把

我催眠入兒時的記憶裏。我夢着母親，描繪出母親的音容。音樂的聲音，由輕微的，隱約的，迷離恍惚的，漸漸轉入了高音。那柔和欲醉的琴音，使我想起了母親的言語，母親的催眠——那慈祥的，神聖的撫愛。我仰視着太空，星塵正在熠熠地發光。這清澈的星光，使我想起了母親的微笑。這微笑，彷彿填滿了所有的空間，寄附在所有靈魂裏。一種泛然的愉悅，流水似的滲入我的情竅。

忽然一雙柔軟的手臂，輕輕地觸了我一下。一個蛋圓的，女人的臉孔，隱現在漆黑的楓葉深處。

「先——先生！」從那小圓臉上，發出一陣微顫的嬌聲。斷斷續續的，彷彿一串哀怨織成的愁絲。說話的時候，那個蛋圓的小臉幌動了一下，微微的垂在一邊。一雙水汪汪的眼淚，在黑暗中懦怯的，疲憊的發着微光。

在模糊的夜色中，畫出一個苗條的身材。

「什麼？」不知爲了什麼，聽了那種微顫的聲音，我竟微微的吃了一驚。

「先生，我想——在那漸漸顫抖得厲害的起來的語音裏，我懂得她是必有難言之隱的。」

「有話請直說。」我謙和地向她鞠了一躬。

「簡單說，簡單說——」她楞了一會，纔勉強的繼續下去，「我說，我從吳淞來——」

「請爽快點說罷。」看到她那喃喃說不下去的樣子，我有點生氣了。我說得很響亮，彷彿不是我自己的聲音。

「請你原諒我，我並不是壞人。我是女學生，給學校裏開除出來的。」

「她說這話的時候，忽然一輛汽車駛過我們的面前，如炬的電光照出她那蒼白的臉色。彷彿難爲情，她漸漸的低下頭去。」

「開除？」我同情的問。

「是的。」她失望的搓着雙手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說來話長。就是說了，或許你也不會相信。」她頓了一頓，「其實你也何必曉得我的事？」

「那麼，你想向我說的是？」我懷疑的望着她。

「請恕我唐突！」她喘着氣，「我想問你借點錢。」

「借點錢？」

「是。」她怕羞似的退後一步說。

「可是你得原諒我，在散步的時候，我是照例不帶錢的。」我歉然說。手摸着衣袋，輕輕的拍了幾下，表示並不說謊。

「可是，你不能帶我到你的寓所裏去？」

「我的寓所遠着哪。」我連忙說。

「不要緊，只要你願意。」她吞吐着說，「你怕不會曉得，我是餓的多麼慌了。」

她說這話的時候，那雙烏溜溜的眼睛，在黑黯中閃耀更得其明亮了。在那眼光中，冒出不可抑止的俄火。

「這怎麼行？」雖然我心裏這樣想，可是口却不隨心意的答應了，「自然可以，不過我還有朋友——」

「同房的？」她大胆的握着我的手問。

是。

「那有什麼關係？」

「恐怕他問我！」

「你就說我是你的親姊妹。」她鬆懈了手，急急的催着我走。一頓上好的晚餐，在引誘着她，似乎立刻使她活潑強健了不少。

彷彿做夢似的，我又給她握上了手，夢似的跟着她走。她像故意催我，一雙小手愈握愈緊。搔搔地，我的手心裏覺得發癢。

在月光中走彷彿有點寒意，她就借故的愈挨近我的身。「好幽涼的夏夜，」她感嘆着說，「究竟是近海的地方。」彷彿這句話含有特別的意義，她說得很高聲。她儘管說着，彷彿忘記了我是同她初次會面似的。她說到月，說到花，而且說到愛。我很驚異，剛纔還是那樣軟弱的，胆怯的，

可憐的一個女子，現在竟突然這樣的活潑起來。我很想問她，却不願開口。『把她怎麼辦？』我一路祇是這樣想。

『你想我是怎樣一種人？』在一陣悠久的沉默後，我突然聽到她的聲音。

『自然是女學生。』我雖然這樣回答。可是心裏却在想着『你麼，呢，還不是一個無聊的女丐？』

轉過了公安局，我們到了寓所。

當我按電鈴的時候，她更緊緊地偎依着我。好像一開門，我就會把她擯棄在門外似的。

娘姨睜眼朦朧的出來開門。她看了看我，又看了看站在我旁邊的『檢

來貨，「狡滑的笑了一笑——她是從來不會看見我同友人一起走過路的。

我們進了房，海正坐在桌旁看書。「好用心。」我拍了拍他的肩，「我給你介紹這位女友。」

「呃——」他跳起來說，「這位是——？」

「密司何」，我笑着介紹。看了看她那玫瑰色的面頰，心想大約她還年紀很輕，於是我就毫不遲疑的加上一句，「她是我的親妹妹。」

「是新到上海的麼？」海像信疑參半的向着我笑。

「是。」我一面回答，一面把她交代給海，「請你跟她談談，我去買點菜。」

走到門外，我又回轉身來，對她暗使了一個眼色，「妹，請不要拘束，海是我的好友呢。」

我買菜回來，海已在生爐子了。一間小小的書房裏，充滿了洋油的臭味。

我替她炒好一碗蛋，一碗牛肉，還做了一個炸菜肉絲湯。

放湯的時候。我忽然無心的問她，「你可願意湯裏放點醋麼？」

「不，——」她彷彿吃了一驚。但是看了看我的臉色，曉得我所說的並非開玩笑，於是立刻改口說，「少放一點也好。」說着，她的臉都紅了。

我方纔注意到她的衣服，是件自由布的短旗袍。襯着肉色的絲襪，淡黃色的高跟鞋，倒也精緻得異常動人。她很年輕，很快樂，又長得美麗。彷彿一株青蔥蔥的水仙，異常柔嫩。一種迷人的香氣，從她的衣服上散佈開來。

這衣服，這香氣，都是微妙不可思議的。因着這不可思議的力，我的

心扉預備第一天向女人開放了。

當我打水去的時候，忽然海從後面趕來，握住我的膀子，附着我的耳朵低聲說，「你做得好事？」

「你說的什麼意思？我不懂。」我放下臉問。

「不要假正經。」海灣着腰笑，「你帶來的女人可是你的妹妹？」

「爲什麼不是？」

「爲什麼連你自己妹妹的脾胃都不曉得？」海反駁，「放湯的時候，

哼！還得問她要不要醋？」

「你要曉得，我們已經一別多年了哪。」

「但是你們的面貌，我看來也不像。」

「因爲她是我叔父的女兒。」

「但你不是剛纔說過——她是你的親妹妹麼？」

「這——這——」我啞啞的說不出理由。

「這——這——」海學着我的語調。

於是我們相視而笑了。

「我覺得鬱悶。」她聽到我說她是我的親妹妹，彷彿這就是一個保障似的——她就漸漸的放蕩起來，漸漸除掉那種羞答答的神情了。

「那麼出去走走罷。」

「進影戲院好麼？」她問，眼睛探詢似的緊覷着我。「可以。」我無可無不可的說。

於是我們擇了一個最近的影戲院。

我們進去的時候，正在開映滑稽影片。黑漆漆的人潮中，不時發出銳利的喝采，影機的聲音，微弱得似在向什麼人私語。婦人們的香氣，瀰漫遍寬敞的空間。

我們坐在最後的一排。孤單單的。謝謝天爺，就只我們兩人。

我們坐得很近，同擠在一處似的，彷彿橈會移動。她的雙腿總是一步步的移近，到後來，幾乎她已一半多坐在我的腿上了。

快樂和期望，漸漸抖動我的全身。我驕傲地看着面前的觀客，彷彿心裏在說，「看哪，我也居然挾着一個女人了。」

「我最愛看滑稽影片。」她看見我在沉默地幻想，忽然拍了我的肩說。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為它能使人軟，使人笑，」她笑着說，「你知道，笑是人生歡愉的標誌哪。」

她說，而且笑出聲來。看她那種愉快的樣子，我的心裏忽然冒上了火，「你這小娼婦，飯都沒得吃，還虧你這樣開心！」

忽然一陣喝采的聲浪，雷似的響了起來，她連忙搖了搖我的膀子，要我注意到前面。

「你看，那傻瓜！」我順着她的手指看去，祇見灰色的銀幕上，一個長鼻的矮子，把一隻小腿倒懸在空中，裝出惡俗的各種鬼臉。

我正注意着銀幕，忽然一片潮潤的，溫膩的，而且軟滑的脣瓣，油似的飛上了我的左頰。

我看了看她，她却裝着不動。

但我剛一回頭，同樣的肉片又很溫暖的貼上我的頸頸了，軟洋洋的，彷彿落入甜甜的午睡中。我只覺得酥，覺得軟，好像支不住自己的身體。

一陣留在頰上的唇香，直落心的深處。

看到我那倉皇失措的神氣，她在旁邊掩住口笑。好像我是一個在她掌握中的俘虜，料定會得屈服在她的腳下似的。

雖然我還勉強保持着尊嚴，不敢十分放肆。可是心裏却很想俯到她的小耳邊，低低的喊一聲：「我親愛的乖乖！」

「如果我有這樣的幸福，」她忽然把頭緊靠着我的胸膛，輕聲說，「永遠的同你做個朋友！」

「那容易。」我推開她的頭，很想趁勢的吻她千次。可是一想到渺茫的未來，却又竭力的把自己的熱情遏抑了。

「不過，」她遲疑的說，「你有妻子不？」

「有，沒有，連我自己也不明白，」我故意這樣說。「這簡直是荒謬絕倫！」我這樣想時，很想醋毒的罵她一頓，可又怕她生氣。

我們走出影戲院的時候，已是十一點過了。街上很寂寞。電車，汽車，都已停駛。紅綠的電燈，在疲憊地吐露着光芒。魁偉的巡捕，無可奈何地站在崗位上面。

「坐車罷。」我想僱車，她不答應。她說路並不遠，而且深夜散步是很富於詩意的。

「你疲倦麼？」她像不放心的問。

「不，你呢。」我抖擻着精神，跟着她走。

「我很愉快，」她指着掛在天際的幾顆星星說，「多麼美妙的夜色啊！」

』

於是我們就肩並肩的，在馬路上故意的放慢脚步走。

我們朦朧的，過了許多幸福的日子。

那時剛好我還有錢，因此每天不是進戲院，咖啡店，就是到跳舞場。足跡所常到的，其實還是幾個有名的舞台。她很愛看舊劇，以爲舊劇中就祇唱戲一項已夠令人留戀了。

最難忘的，是那晚上的一幕，「哦，願她永生記住那一夜」那是一個多溫情，多柔和的晚上！那時我們正在馬路上散步，優閑地領略着秋趣。咖啡色的街楓，溫涼欲醉；如洗的青天，渺遠無窮。路上的落葉，因着汽車的飛過，引起了一陣颯颯的怪響。晚風吹上人的衣襟，已有十二分的秋意了。

「你還記得那晚的情景？」她忽然問我；「我竟淪落到那步田地！」

「記得，」我說；「不要想它罷。」

「我並不想它，不過隨便問問罷了。」她忽然又接着問，「可願什麼地方逛逛去？」

「可以。」我摸一摸衣袋，還有三隻大洋。

「天蟾好不好？」

「隨你便。」

我們進了舞台，離開鑼的時候還遠得很。

舞台是三層的建築。雖然還宏偉，可是裝璜得並不十分華麗。到處很黑黯，只有舞台上的紅綠腳燈在微微的閃光。這幽光，在無限的黑黯中，顯得多麼的神秘！上下的窗門都閉得緊緊的，一種窒人的空氣，在各處流

動。我們坐在靠石的包廂裏，前後還不會有人。茶房送來戲單，忽忽的沖過開水走了。

我們默默的坐着，眼望着牆上的掛鐘。我的心上，浮沈着衝動的，好奇的慾念。我偷偷的看了她一眼，決定今天做一點傻事。

果然，她突然的把頭向我一依，「我愛你，」她眼睛看看別處說，「我覺得心跳——」

「你說謊——」

「爲什麼？」

「因爲你——我指着胸，」並非出于誠意。」

「何以見得？」

「因爲如果你是真心愛我，」我說，「必願告訴我你的真姓名。」

「啊哈，你這人！」她笑了，「原來就祇這點理由？」

「難道這還不夠證明？」

「當然。」

「那末請你告訴我，告訴我。」我拉她的袖口。

「不要這樣認真，」她掙脫了袖口，「隨便一點罷。」

「那末你要我怎樣叫？」

「隨便一點罷。」她重覆的說。

「怎樣隨便點？」我又拉她的袖口，而且搔她的手心。

「不要動手動腳！」她微愠着說，「放莊重一點！」

「不是你自己叫我隨便的麼？」

「難道我要你這樣隨便的？」

「爲什麼不是？」

「不能。」

「爲什麼不能？」

「不行。」

「爲什麼不行？」

「不要傻！」

「我偏要傻。」我突然的摟住她的腰，一股濃烈的香氣留在我的唇上。她完全服從，彷彿孩子似的任我播弄。

「癢，癢。」我的手伸入她的衣袖，她笑着打滾。

「你要我癢，我却——」她出其不意的捏了我一把，「要你喊痛！」

就是這樣的，這樣的，我們漸漸的忘了人忘了舞台，忘了世界。在她

的呼吸聲裏，房子好像旋轉着了。一朵朵的花，一聲聲的笑，一絲絲的舞影，這些好像織就了一個花環，在我們的眼前滾動！那溫涼的手；細膩的頸；那胸脯；那天真的唇；那黑脂似的眼；尤其是那水仙一樣柔嫩的葱龍的嫩肌；都給我一種啓示，神祕，近乎荒唐的可笑。我驚異，那樣羞怯的，膽小的，向人求乞過的一個女子，現在竟會同自己糾纏在一起。而我自己呢，竟不知道她的名。她的姓，她的身世，居然就這樣容易的墮入她的睜眼圈裏，莫能解脫。這簡直是荒唐得可愛，神祕得可怕！

我們沉醉在另一世界裏。因此什麼時候開鑼，做向什麼戲，以及什麼時候走出舞台，我們一點也不明白。只覺得我們做夢一般的，混在馬路上的人叢中，兩雙眼睛不時的透過人家的肩膀，解意的相視而笑。

我們這樣的過了幾個月。

我們不希望她走，她也不願離開。她時常讚嘆都市生活，說都市生活纔是活潑的、生動的，而且迷人的。她同海也漸漸的親熱起來了。如果我有事，她就約他出去，總是夜深了纔回來。

雖然我們住得這麼久，可是她的姓名，她的身世，我們還是茫然。我們問她，她總是頭一歪的，支吾到別的話上去。看她的樣子，好像姓名就是她全部的祕密，姓名一說出，她的祕密就會全破了似的。她很快樂，整天的說笑，可是一提及她的姓名，就會憂鬱地俯下頭，注視着地板，無可奈何地擦着雙手。

「隨你們怎樣叫罷。」她總是這樣哀懇着我們，我們也只得隨她了。我們正想同她多住一些時候，可是，在那可詛咒的一天晚上，她却突

然的走了。

那天因為我們都有事。她說一個人去看電影。但是一直等到夜深，她還不會回來。

我們急了。

「難道就會這樣突然的走了？」海像不信似的問。

「不然，爲什麼這時還不回來呢？」

「或許她到朋友家裏去了？」

「不，她是沒有朋友的。」

「你那裏知道？」

「她告訴我的。」

「那末她到那裏去了？」

「或許給汽車撞到了？」

「或許跟人走了？」

「也或許迷路了？」

「……………」我們曖昧似的猜了許多時候，仍是不得要領。一種輕微的失望，像影子似的，跟住我不放。

「出去看看罷。」我無意識的要海出去。

「出去有什麼用？」

「在馬路上，或許能夠遇見她罷。」我勉強笑著說。

「妄想。」海嚇咕了一聲，像生氣了似的，默默地跟着我走。

我們茫然的在走道上打圈子。兩人都不願說話，好像都突然的上了心思。真的，她同我們之間，雖然說不上什麼真的愛，真的情，可是她在這

裏，多少總能安慰我們的孤寂。她的一顰一笑，一言一語，甚至於她那潑辣的性情，桃色的謊言，都能熱情的鼓舞我們，使我們感到活潑，新鮮，年青而健康。可是現在，她已突然的走了。我們的生活，又將變成枯寂，憔悴，乏味而且可怕。

月色還是一樣的朗澈，街楓却已差不多落盡了。陣陣的寒風，預示着嚴冬的殘酷。

汽車很稀少。公園裏的音樂靜寂了。藝術學校裏的鋼琴，正在遠處微顫着。不見人的語聲，也不見人的影子，一切都顯得很靜默，很淒涼。

我回想到初逢的那晚，以及中間過的許多歡樂的日子，不覺夢似的滴下了眼淚。恐怕給海看見，我連忙在衣袋裏找手帕；可是摸出來的，却是一紙摺疊得很整齊的素箋：

——我親愛的戈琪，我愛的恩主！

——命運把我們聚在一起，如今又是命運給我們分散了。

——我是——我敢發誓，賭咒——把第一顆心給了你的，但你却似乎並沒有什麼誠意。我可不怪你，你那寬大的心胸已夠使我滿足了。

——我不願意使你曉得我的真姓名，因為我是一個被人遺棄了的婦人。（我說我是學校開除出來的女學生，不過是謊你罷了）。我不願有人曉得我的過去，因為那是太慘了。我的淪落到那個樣子，也是因為過去的一段惡姻緣。那姻緣，——不，那悲劇，簡直是我永生的創痕。它給我的儘是傷心，失意，人類虛偽的顯示。因為我想忘掉過去，所以我想永遠的忘掉我的真姓名。那姓名——啊，那悲傷的符號，是多麼的該遭詛咒啊！

——現在，我要回家去。因為我在影戲院裏，無意的遇見一個同鄉。他

告訴我，告訴我，啊，天哪，我的母親竟病倒了，而且快要臨終了。我得星夜趕回家，（家並不遠）雖然我捨不得離開你，可是陪我歷盡患難的母親，（只有她是分負過我的悲苦，分流過我的眼淚的。）她竟不前不後的在這個時候病了，我得回去，我願爲了母親，真的我願爲了與母親的最後一別，犧牲了一切情，一切愛，一切桃色的欺騙！

一別了，我的愛，我的恩主！

一請你把我永遠的，永遠的留在你的記憶裏！啊，那夢一般的幾個月的生活！

一你的枕下有繡帕一方，那是我在平日，避了你們的眼睛繡成的。我是早料到我們有這麼的一天，現在却因母親的病而實現了。

一請你給海一方，啊，這是多麼值得眷念的，追憶的一個朋友！……

你的——

我連忙跑回家裏，果然在枕下檢到兩方繡帕。水仙色的細絹上，很細密的繡着兩行蟹行字：

「我們無心的相逢，

現在却是有意分別了。」

我注視着帕邊，一股茉莉似的濃香撲入我的鼻管，彷彿在不可知的遠處，那風姿綽約的，水仙一樣柔嫩的女人，在蔥蘢地微笑。

我記起了影戲院，咖啡店，以及宏偉的舞台。彷彿剛纔恢復了知覺，覺得一切都是荒唐得異常動人。「會不會再逢？」這個渺茫的問題使我感到興趣。

我一面給海繡帕，一面問：

「繡這帕兒的，究竟是誰呢？」

「我不知道。你呢？」

「我也不知道。」

我們看着娟秀的小字，不覺相顧惘然了。

從此，我們就沒有得到她的一點消息。潔白的綾絹，如今已快變成焦黃的桌布了。

良友文學叢書

魯迅：登

琴 施蛰存：善女人行品

何家槐：暖

味 沈從文：記 丁玲

巴金：雨

老舍：趕集

魯迅：一天的工作

鄭銓：革命的前一幕

張天翼：一

年 張天翼：移行

蓬子：剪影

集 鄭振鐸：歐行日記

丁玲：母

親 靳以：蝕 蝕

老舍：離

婚 茅盾：話匣子

